

說
郭

正四十三

12
6
43



特
412
6
43



說郛目錄

弓第四十三

東觀奏記 裴庭裕

國老談苑 王銍

明道雜志 張耒

續明道雜志 張耒

東宮新記 蕭子顯

東都事畧 王侁

苻朝雜錄 田融



說郛目錄 弓四十三

桂堂編事

楊九齡
關

東觀奏記卷上

宋 裴庭裕

孝明鄭太后潤州人也本姓朱氏李錡據浙西反相
言於錡曰朱氏有奇相當生天子錡取致於家錡誅
死后入掖庭為郭太后侍兒憲宗皇帝愛而幸之生
宣宗皇帝為母天下十四年懿宗即位尊為太皇太
后又七年崩以郭太后配享出祭別廟

上性至孝奉鄭太后供養不居別宮只於大明宮朝
夕侍奉親舅鄭光即位之初連任平盧河中兩鎮節



度使大中七年自河中來朝上因與光商較政理光素不曉文字對上語時有質俚卽命宰臣別選河中節度使留光奉朝謁后或以光生計爲憂卽厚賜金帛不復更委方面

憲宗皇后宴駕之夕上雖幼頗記其事追恨先陵商臣之酷卽位後誅鋤惡黨無漏網者時郭太后無恙以上英察孝果且懷慚懼時居興慶宮一日與二侍兒同升勤政樓倚衡而望便欲殞於樓下欲成上過左右急持之卽聞於上上大怒其夕后暴崩上志也

懿安郭太后旣崩喪服許如故事禮院檢討官王皞抗疏請后合葬景陵配享憲宗廟室疏旣入上大怒宰臣白敏中召皞詰其事皞曰郭太后是憲宗春宮時元妃汾陽王孫逮事順宗爲新婦憲宗厭代之夜事出暗昧母天下五朝不可以暗昧之事黜合食之禮敏中怒甚皞聲益厲宰臣將會食周墀駐敏中廳門以俟同食敏中傳語墀正爲一書生惱亂但乞先之墀就中廳問其事皞益不撓墀以手加額於皞賞其孤直翌日皞貶潤州句容令墀亦免相大中十三

身勸考言
年秋八月上崩宰臣令狐絢爲山陵禮儀使奏皞爲
判官又皞拜章論懿安合配享憲宗始升祔焉

上延英聽政問宰臣白敏中曰憲宗遷座景陵龍輶
行次忽值風雨六宮百官盡避去惟有一山陵使鬚
而長攀靈駕不動其人姓氏爲誰爲我言之敏中奏
景陵山陵使令狐楚上曰有兒否敏中奏長子緒見
任隨州刺史上曰可任宰相否敏中曰緒小患風痺
不任大用次子絢見任湖州刺史有台輔之器上曰
追來翌日授考功郎中知制誥到闕召克翰林學士

間歲遂立爲相時人感歎敏中亮直無隱不掩人於
上

上因讀元和實錄見故江西觀察使韋丹政事卓異
問宰臣孰爲丹後宰臣周墀奏臣近任江西觀察使
見丹行事餘風遺愛至今在人其子宙字任河陽觀
察判官上曰速與好官持憲者聞之奏爲侍御史
加贈故楚州刺史尚書工部侍郎李德修禮部尚書
德修憲宗朝宰相吉甫長子也吉甫薨太常謚曰簡
度支郎中張仲芳以德宗好用兵吉甫居輔弼之任

身觀奏言 卷上
不得謂之簡仲芳貶開州司馬寶曆中仲芳徵諫議大夫德修不欲同立朝連收舒湖楚三州時吉甫少子德裕任荆南節度使檢校司徒平章事上卽位普恩德裕當追贈祖父乞廻贈其兄故有是命

白敏中守司徒兼門下侍郎克邠寧行營都統討山南平夏党項發日以禁軍三百人從敏中上論請依裴度討淮西故事開幕擇廷臣不阻大吏上允乃以右諫議大夫孫商爲左庶子行軍司馬駕部郎中知制誥蔣名廷裕私與諱同爲右庶子節度副使駕部員外李

荀爲節度判官戶部員外李玄爲都統掌記將軍冉卯陳君從爲都虞候

上親妹平安公主下嫁駙馬都尉劉異上命宰臣與一方面中書擬平盧節度使上謂曰朕只有一妹時欲

青去京負遠鄉別思之宰臣乃奏邠寧節制近於平盧仍許平安公主歲時乘傳入京

劉異將赴鎮安平入辭以異姬人從安平左右皆宮人上盡記之忽見別姬問安平曰此誰也安平曰劉

郎聲音人俗呼上悅安平不妬喜形於色顧左右曰
便令作主人不令與宮娃同處上之甄別防閑纖微
不遺如此

萬壽公主上愛女鍾愛獨異將下嫁命擇郎壻鄭顥
相門子首科及第聲名籍甚婚盧氏宰臣白敏中奏
選上顥銜之上未嘗言大中五年敏中免相爲邠寧
都統行有日奏上曰頃者陛下愛女下嫁貴臣郎壻
鄭顥赴婚楚州會有日行次鄭州臣堂帖追迴上副
聖念顥不樂國婚銜臣入骨臣且在中書顥無如臣

何一去玉階必媒孽臣短歿無種矣上曰朕知此事
久卿何言之晚耶因命左右便殿中取一檉木小函
子來扁鑲甚固謂敏中曰此盡鄭郎說卿文字便以
賜卿若聽顥言不任卿如此矣敏中歸啟益感上聰
察宏恕常置函于佛前焚香感謝大中十二年敏
中任荆南節度使假日與前進士陳鏞銷憂閣靜話
感上恩泣語此事盡以示鏞

杜琮通貴日久門下有術士李失其名琮待之厚琮任
西川節度使馬植罷黔中赴闕至 西川術

東觀漢記 卷上
士一見謂琮曰受相公恩久思有效答今有所報矣
黔中馬中丞非常人也相公當厚遇之琮未之信術
士一見密於琮曰相公將有禍非馬中丞不能救琮
始驚信發日厚幣贈之仍令吏爲植於都下買宅灰
生之計無闕焉植至闕方感琮不知其旨尋除光祿
卿報狀至蜀琮謂術士曰貴人至闕作光祿卿矣術
士曰姑待之稍進大理卿又遷刑部侍郎充諸道鹽
鐵使琮始驚憂俄而作相懿安皇太后崩後琮懿安
子哥也忽一日內榜子檢責宰相元載故事植諭旨

翌日延英上前萬端營救植素辨博能回上意事遂

中寢

武宗朝任宰臣李德裕雖丞相子文學過人性孤峭

嫉朋黨如仇讐擠牛僧孺李宗閔崔洪於嶺南楊嗣

復貞穆李公珏

庭裕親
外叔祖

以會昌初冊立事亦七年嶺

外上卽位之後嶺表五相同日遷北以吏部尚書李

珏爲檢校尚書左僕射克淮南節度使珏字侍價趙

郡贊皇人早孤居淮陰事母以孝聞弱冠徙之舉明

經李絳爲華州刺史一見謂人曰日角珠庭非常人

也當掇進士科明經碌碌非子發跡之路一舉不第
應進士許孟容爲宗伯擢居上第釋褐署烏重胤三
城推官調進書判高等授渭南尉遷左拾遺左遷下
邳令丁母憂廬居三年不入室免喪諸侯羔鴈四府
齊至門皆不就牛僧儒爲武昌節度使奏章先達銀
臺授殿中侍御史內供奉武昌掌書記徵歸御史府
韋處厚秉政一見笑曰清廟器豈擊搏者乎擢拜禮
部員外改吏部員外李宗閔爲相以品流程式爲已
任擢掌書命改司勛員外庫部郎中文宗召克翰林

學士珏風格端肅屬詞敏膽恩傾一時累遷戶部侍
郎承旨許立相者屢矣鄭注以藥術爲侍講學士李
訓自流人召入內庭珏未嘗私馬訓注交譖貶江州
刺史未幾訓爲相造假甘露謀上左右與王涯等一
十一人赤族伏誅人方伏珏守正之祐徵爲戶部侍
郎與楊嗣復同日命相上雖求理心切終優游不斷
同秉政者陳夷行鄭覃請經術孤單者進用珏與嗣
復論地冑詞采者居先每延英議政率相矛盾竟無
成政但寄頰舌而已文宗宴駕以猶子陳王成美當

東觀奏記 卷上
壁爲託建桓立順事由兩軍潁王卽位貶昭州刺史
上卽位累遷河陽三城節度使吏部尚書至是崔鄴
薨於淮南輟之撫理凡三載薨謚貞穆

上臨御天下得君人法每宰臣延英奏事喚上階後
左右前後無一人至纔處分坐宸威不可仰視奏事
下三四刻龍顏忽怡然謂宰臣曰可以閒話矣自是
詢問里閭事詒宮中燕樂無所不至一刻已來宸威
復整肅是將還宮也必有戒勵之言每謂宰臣曰長
憂卿負朕撓法後度不得相見度量如此趙國公令

狐絢每謂人曰十年持政柄每延英奏對雖嚴冬盛
寒亦汗流洽背

李廓爲武寧節度使不理右補闕鄭魯上疏曰臣恐
新麥未登徐師必亂乞速命良將救此一方上未之
省也麥熟而徐師亂上感魯言卽擢爲起居舍人
吏部侍郎孔溫業白執政求外任丞相白敏中曰我
輩亦須自點檢孔吏部不肯居朝矣至理之世丞相
畏人也如此

上微行至德觀女道士有盛服濃粧者赫怒亟歸宮

立宣左衛功德使宋叔康令盡逐去別選男道士二
七人住持以清其觀

上將命令狐絢為相夜半幸含春亭召對盡蠟燭一

炬方許歸學士院乃賜金蓮花燭一作炬送之院吏忽

見驚報院中曰駕來俄而趙公至吏謂趙公曰金蓮
花乃引駕燭學士用之莫折是否頃刻而聞傳說之
命

侍御史馬緘與三院退朝入臺路遇集賢校理楊收

不為之却緘為朝長臺中故事三院退朝
人一人謂之朝長拉收僕臺

管之集賢大學士馬植奏論玄開元中幸麗正殿

賜酒大學士張說學士副知院事徐堅以下十八人

不知先舉酒者說言學士以德行相先非具員吏遂

十八爵齊舉今馬緘管收僕者是管植僕隸一般乞

黜之御史中丞令狐絢又引故事論救之上兩釋之

始著令三館學士不避行臺

李丕以邊城從事上召至案前問系緒丕奏系屬皇

枝上曰師臣已有一李丕朕不欲九廟子孫與之同

名良久以手畫案曰丕字出脚平字也卿宜改名平

東觀漢記 卷之九 九
舞蹈而謝平後終於邠寧節度使

武宗好長生久視之術大中宮築望仙臺勢侵天漢
上始卽位道士趙歸真杖殺之罷望仙臺院大中八
年復命緝之右補闕陳凝已下抗疏論其事立罷修
造以其院爲文思院上英睿妙理尤長於納諫從之
如轉丸李璲除嶺南節度使間一日以命中使頒旄
節給事中蕭傲封上詔書上政聽樂不暇別召中使
謂優人曰汝可就李璲宅却喚使來旄節及璲門而
反劉潼自鄭州刺史除桂州觀察使右諫議大夫鄭

裔綽疏言不可中使至鄭頒告已數日却命追制納
諫從善皆此類也

馬植爲相與左軍中尉馬元贄有亢宗之分上初卽
位元贄恩澤傾內臣曾賜寶帶內庫第一者元贄輒
以遺植一日便殿對上覩植帶認是賜元贄者詰之
植色變不敢隱翌日罷爲天平軍節度使行次華州
取植密吏董侔下御史獄盡聞植交通之狀再貶常
州刺史

杜濛授左拾遺庭裕先父任左補闕以濛家行不至

薄妻孥爲衆所聞不可處諫臣之列丞相魏謩盛怒
頃濛上事先君見魏於政事堂曰必要任濛乞先移
他官丞相重違卽改授濛太常博士

上追感元和舊事但聞是憲宗朝卿相子孫必加擢
用杜勝任刑部員外閣內次對上詢其祖父勝以先
父黃裳永貞之際首排奸邪請憲宗監國上德之面
授給事中

裴諗爲學士一日加承旨上幸翰林諗寓直便中謝
上曰加官之喜不與妻子相面得否便放卿歸諗蹈

謝上以御盤果實賜之諗卽以衫袖張而跪受上顧
一宮嬪領下諗父度元和中君臣魚水之分遂於諗
恩禮亦異焉

上雅尚文學聽政之暇常賦詩尤重科名大中十年
鄭顥知舉後宣宗索科名記顥表曰自武德已後便
有進士諸科出鶯谷而飛鳴聲華雖茂經鳳池而閱
視史策不書所傳前代姓名皆是私家記錄虞承聖
旨敢不討論臣尋委當行祠部員外趙璘採訪諸家
科目記撰成十三卷自武德元年至朝謹專上進方

東觀奏記 卷上
俟無疆勅宜付翰林自今放牘後竝寫及第人姓名
及所試詩賦題目進入內仍仰所司逐年編次

術士柴嶽明動陰陽術數於公卿間聲名籍甚上一
日召於便殿對上曰朕欲爲諸子孫

院

卿宜相其地嶽明奏曰人臣遷移不常有陽宅陰宅
入陰宅入陽宅者禍福刑尅師有傳授今陛下居深
宮有萬靈護衛陰陽二宅不言帝王家臣不敢奉詔
上然之賜束帛

遣司封員外郎克史館修撰權審於衢路突尙書左
僕射平章事崔鉉判曰宰相之統庶僚僕射之臨郎
吏豈有導騎已過按轡橫衝權審久在班行合諸典
故便知素履且舉舊條送都省罰七直審以素履之
言難就尋左遷宿州刺史自爾不獲立朝矣
貶前鄉貢進士楊仁贍爲康州叅軍馳驛發遣仁贍
女弟出嫁前進士于懷納函之朝有期周恤仁贍不
易其日憲司糾論遂坐貶

東觀奏記卷中

上每命相盡出睿旨人無知者一日制詔樞密院兵部侍郎判度支蕭鄴可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仰指揮學士院降麻處分樞密使王歸長馬公儒以鄴先判度支再審聖旨未審落下爲復仍舊上意貴迎蕭也乃宸翰付學士院戶部侍郎判戶部事崔慎由可工部尚書平章事落下判戶部事宸斷如此河東節度使劉瑑在內署日上深器異大中十一年上手詔追之令乘迺赴闕初無知者瑑奏發太原人

方信之既至拜戶部侍郎判度支十二月十七日次對上以御按曆日付瑒令於下旬擇一吉日瑒不論旨上曰但擇一拜官日即得瑒跪奏二十五日甚佳上曰此日命卿爲相秘無知者高湜自集賢校理爲蔣係鳳翔從事湜即瑒舊寮也二十四日辭瑒於宣平里私第湜曰竊度旬日必副具瞻之望瑒笑曰來日具瞻何旬日也湜驚不敢發詰旦果爰立矣始以此事泄於湜既入相深有望平之望與慎由議政於上前慎由曰惟當甄別品流上酬萬一瑒曰王夷甫

當晉衰之末崇尚浮虛祖述流品終致中原版蕩晉室淪夷今當盛明之朝不能循名責實使百吏各稱其職而上酬陛下臣未知致理之日慎由不能對因此恩澤浸衰罷爲東川節度

魏國公崔鉉秉政鄭魯楊紹復段瓌薛蒙一時俊造鉉所取信凡有補吏議事或與之參酌時人語曰炙手可熱楊鄭段薛欲得命通魯紹瓌蒙時魯爲刑部侍郎鉉欲引以爲相聖旨授河南尹不測其事赴後上問曰鄭魯發後除改卿還自由否鉉驚恐密以此

事訪於左右云御展上題此四句鉉益畏

上聽政之暇多賦詩多令翰林學士屬和一日賦詩
賜寓直學士蕭寘令和寘手狀謝曰陛下此詩雖挂
水日千里因之平生懷亦無以加也明日召學士韋
澳問此兩句澳奏曰宋太子家令沈約詩寘以睿藻
清新可方沈約爾上不悅曰將人臣比我得否恩遇
漸薄執政乘之出觀察使

崔罕爲京兆尹內園巡官不避馬杖之五十四方歿
上赫怒令與遠郡宰臣論救上曰罕爲京兆尹抑強
撫弱是其職任但不避馬便杖之可矣不合問知是
內園巡官方決一錯也又人臣之刑止行二十過此
是朕刑也五十四杖頗駭聞聽宰臣又論救上曰與
一廉察奮捉者宜抵罪根本輕致罕過制耳宰臣益
賀上無幽不察罕止貶湖南觀察使

故事京兆尹在私第但奇日入府偶日入遞院崔郢
爲京兆尹囚徒逸獄而走上始命造京兆尹解宅京
兆尹不得離府上以崔罕郢併敗官面召翰林學士
韋澳授京兆尹便令赴上賜度支錢二萬貫令造府

東觀漢記 卷中 三
宅澳公正方嚴吏不敢欺委長安縣尉李信主其事
造成解宇極一時壯麗尙有羨緡却進

韋澳爲京兆尹豪右斂手國舅鄭光莊不納租澳繫
其主者期以五日不足必抵法太后爲言之上延英
問澳澳具奏本末上曰今日納租足放否曰尙在限
內來日卽不得矣澳旣出半廷上連召之曰國舅莊
租今日納足放主者否澳曰必放上入告太后曰韋
澳不可犯且與送錢納却頃刻而放

先是京兆府進士明經解送設殊次平等三級以甄
別行實近年公道益衰止於奔競至解送之日威勢
撓敗如市道焉至是澳榜曰朝廷將裨教化廣設科
場當開元天寶之間始專重明經進士及貞元元和
之際又益以薦送相高當時務尙切磋不分黨甲絕
僥倖請託之路有推賢讓能之風等列標名僅同科
第旣爲盛事固可公行近日已來前規頓改互爭強
弱多務奔馳定高卑於下第之初決可否於差官之
日曾非攷覈盡繫經營奧學雄文例捨於貞方寒素
增年矯白盡取以黨比羣強中選者曾不足云而爭

東齋叢書 卷中
名者益熾其事澳叨司畿甸合貢英髦非無藻鑒之心懼有愛憎之謗且李膺以不察孝廉去任胡廣以輕舉茂才免官况其管窺實難裁處况禮部格文本無等第府庭解送不合區分今年合送省進士明經等竝以納策試前後爲定不在更分等第之限詞科之盛本以京兆府等第級建中二年崔元翰崔敖崔備三人府元府副府第三人于邵知貢舉放及第竝依府列蓋推崇藝實不能易也自文學道喪朋黨道興紛競旣多澳不勝憤遂此釐革蓋救一時之弊人

多惜之

上至孝動遵元和故事以憲宗曾幸青龍寺命複道開便門至青龍佛宮永日昇眺追感元和勝蹟張望久之

上敦睦九族於諸侯王尤盡尤愛卽位後於十六宅起雍和殿每月三兩幸與諸侯王擊鞠合樂錫賚有差進士司馬樞爲雍和殿賦詞雖不典亦志一時之事實

牛藜任拾遺補闕五年頻上封事上盡記之後藜自

東觀漢記 卷中
司勳員外爲睦州刺史中謝上命至軒砌問曰卿頃任
諫官頗能舉職今忽爲遠郡得非宰臣以前事爲徵
否藁曰陛下新有德音未任刺史縣令不能任近侍
官宰臣以是獎擢非嫌忌上曰賜卿紫藁退謝畢前曰
臣所衣緋衣是刺史借服不審陛下便賜紫爲復別
有進上連曰且賜緋且賜緋上慎重名器未嘗容易
服色之賜一無所濫

李藩自司勳郎中遷駕部郎中知制誥衣綠如故鄭
喬綽自給事中以論駁楊漢公忤旨出商州刺史始
賜緋衣銀魚沈珣自禮部侍郎爲浙東觀察使方賜
金綬苗恪自司勳員外除洛陽令藍衫赴任裴處權
自司封郎中出河南少尹到任本府奏薦賜緋給事
中崔罕駁還上手詔褒獎曰有事不當卿能駁還職
業旣修朕何所慮

上每孜孜求理焦勞不倦一日密召學士韋澳盡屏
左右謂澳曰朕每便殿與節度觀察使刺史語要知
所委州郡風俗物產卿宜密採訪撰次一文書進來
雖家臣與老不得漏洩澳奉宣旨卽以十道四藩志

東觀漢記 卷中
更博採訪撰成一策題曰處分語自寫面進雖子弟不得聞也後數日薛弘宗除鄧州刺史澳有別業在南陽召弘宗餞之弘宗曰昨日謝聖上處分當州事驚人澳訪之卽處分語中事也君上親總萬機自古未有

上焚獵城西漸入渭水見父老一二十人於村佛祠設席上問之父老曰臣醴泉縣百姓本縣令李君奭右異政考秩已滿百姓借留詣府乞未替兼此祈佛力也上默然還宮後於御展上大書君奭名中書兩擬醴泉令上皆抹去之踰歲以懷州刺史闕請用人御筆曰醴泉縣令李君奭可懷州刺史莫測也君奭中謝宸旨獎勵始聞其事

大理寺直王景初與刑部郎中唐技議讞不平景初坐貶潭州司戶叅軍制下景初搥登聞鼓稱冤再貶昭州司戶制曰不遵嚴譴輒冒登聞以懲不恭也京兆府叅軍盧甚昇進士第入官甚孤貧有文學京兆君遣巡館驛左補闕崔瑄婚姻迴與甚長亭相遇爭廳甚以官雖卑乃公行畧不讓瑄瑄責其不遜遂

東觀漢記 卷中
相詆訶甚來下御史臺接問吏云當服白衫甚曰非
國恤不素服上聞之以甚言涉大不敬除籍爲民投
之嶺表行至洛源驛賜死瑄左遷河南府陽翟縣令
大理卿馬曙任代地水運使代北出犀甲曙罷職以
一二十領自隨故事人臣家不得蓄兵器曙旣在朝
乃瘞而藏之一日奴有犯罪者曙笞之卽告於御史
臺稱曙蓄兵器有異謀命吏發曙私第得甲不虛坐
貶邵州刺史諫官上論以奴訴郎主在法不赦上命
杖殺曙奴於青泥驛曙載貶嶺外人臣無不感悅

司農卿韋庶夜令術士爲厭勝之術御史臺劾奏貶
永州司馬

優人祝漢貞詞辨敏給恩傾一時嗣朝王乾祐以金
帛結之求刺史盡納賂矣而未敢言御史臺劾奏漢
貞杖二十流天德軍乾祐竄嶺外

上推重詞學之臣於翰林學士恩禮特異宴遊密召
無所間隔惟於遷轉皆守彝章皇甫珪自戶部員外
召入內廷改司勳員外計吏員二十五箇月限轉司
封郎中知制誥孔溫裕自禮部員外改司封員外入

東觀漢記 卷中
內廷二十五箇月改司勳郎中知制誥動循官制不以爵祿私近臣也

廣州節度使紇于衆以貪猥聞貶慶王府長史分司東都制曰鍾陵問俗澄清之化靡聞南海撫封貪黷之聲何甚而又交通詭遇溝壑無厭蹟固異於澹臺道殊乖於吳隱舍人韓琮之詞也書上一朝不進用矣工部尚書楊漢公前任荆南節度使以不廉聞公議益喧左遷秘書監制曰考三載之績爾最無聞致多士之朝人言未息既起風波之論難安喉舌之司

舍人沈詢詞也日至大中十三年漢公除同州刺史給事中鄭公與喬綽三駁還制書上自卽位但聞詠官論執左曹駁正無不立從其奏至是惑於左右三下漢公同州之命不允所論時屬寒食內宴百寮上因擊毬巡班慰勞至給事中班謂公與喬綽曰卿比有駁議朕無不允從唯論漢公事涉朋黨喬綽前曰同州是太宗皇帝興王之地陛下爲子孫尤爲慎擇牧守漢公在荆南日貪殘已經朝責陛下豈可以祖宗重地私於此人上色變而迴馬翌日喬綽貶商州

刺史

武昌軍節度使苗

名與廷裕家諱同

責同子嚴不避馬擒至

幕答其背嚴母詣闕稱寃苗貶江州司馬制曰避馬雖垂於嚴敬鞭人合顧於簪纓舍人楊紹復之詞也苗自此為清議所薄

高品吳居中承恩澤甚厚訪術者欲固其事術者令書上尊號於襪有告者上召至視之信然居中棄市藍田尉直弘文館柳珪擢為右拾遺弘文館直學士給事中蕭傲鄭喬綽駁還曰陛下高懸爵位本待賢

良既命澆浮恐非懲勸珪居家不稟於義方奉國豈盡於忠節刑部尚書柳仲郢詣東上閣門進表稱子珪才器庸劣不合塵玷諫垣若誣以不孝即寃屈為甚太子少師柳公權又訟侵毀之枉上令免珪官且在家修省貞元元和已來士林家禮法嚴整以韓臯柳公綽柳仲郢為稱首一旦子孫不孝簪組歎惜太尉衛國公李德裕上即位後坐貶崖州司戶參軍卒於貶所一日丞相令狐絢夢德裕曰某已謝明時宰相公哀之許歸塋故里絢具為其子瀉言瀉曰李

衛公犯衆怒又崔魏二丞相崔鉉魏譽皆敵人也見持政

必將上前異同未可言之也後數日上將坐延英綯

又夢德裕曰某委骨海上思還故里與相公有舊幸

憫而許之既寤召其子瀉曰向來見李衛公精爽尚

可畏吾不言必掇禍明日入中書具為同列言之既

於上前論奏許其子蒙州立山縣尉名與今上護喪御名同

歸葬

翰林學士駕部郎中知制誥庾道蔚勅曰以藝文擢

居近密乖檢慎難處禁林宜守本官續連州刺史鄭

朗為御史大夫道蔚以事干之乞庇罪人者朗啣之

朗既大用積前事盡聞於上故及此罪

監修國史門下侍郎兼禮部尚書平章事鄭朗奏當

館修撰直史共四員唯故事已通籍者為修撰未昇

朝者為直館以修史重事合選廷臣秩序或俾筆削

不稱其直館伏請停廢更添置修撰兩員敕旨宜依

直館萬年縣尉張範涇陽縣尉李節勤守本官以戶

部郎中孟穆駕部員外郎李渙竝克史館修撰通籍

為四員分修四季之事

以左拾遺鄭言爲太常博士鄭朗自御史大夫命相
朗先爲浙西觀察使言實居幕中朗建議以諫官論
時政得失動關宰輔鄭言必括囊形迹請移爲博士
至大中十一年崔慎由自戶部侍郎秉政復以左拾
遺杜蔚爲太常博士蔚亦慎由舊僚也踵爲故事至
理之代動循至公後代方知難矣

以楚州刺史裴坦爲知制誥坦罷任赴闕宰臣令狐
綯擢用宰臣裴休以坦非才不稱是選建議拒之力
不勝坦命旣行行政事堂謁謝丞相故事謝畢便與本
院上事四輔送之施榻壓角而坐坦巡謁執政至休
聽多輸感謝休曰此乃省台繆選非休力也力命肩
昇使出不與之坐兩門吏云自有中書未有此事也
人多爲坦羞之至坦主貢舉擢休之子弘上第時人
云欲蓋而彰此之謂也

東觀奏記卷下

大中九年正月十九日制曰朝議郎守尚書刑部郎中柱國賜緋魚袋唐技將仕郎守尚書職方員外郎裴庭裕先父早以科名薦由臺閣聲猷素履亦有可嘉昨者吏部以爾秉心精專請委考覈而臨事或乖於公當物議遂至於沸騰豈可尚列彌綸是宜竝分符竹善綏凋瘵以補悔尤枝可虔州刺史散官勳封如故裴可申州刺史散官如故舍人杜德公之詞也

吏部侍郎兼判尚書銓事裴諗左授國子祭酒吏部

侍郎周敬復罰一月俸監察御史馮顥左授祕書省著作佐郎考院所送博學宏辭科趙鉅等十人竝宜覆落不在施行之限初裴諗兼上銓主試宏技兩科其年爭名者衆應宏詞選前進士苗台符楊巖薛訢李詢古敬翊已下一十五人就試諗寬豫仁厚有賦題不密之說前進士柳翰京兆尹柳憇之子也故事宏詞科只三人翰在選中不中者言翰於諗處先得賦託詞人溫廷筠爲之翰旣中選其聲聒不止事徹宸聽杜德公爲中書舍人言於執政曰某兩爲考官

未試宏詞先鑠考官然後考文書若自先得賦題者必佳糊名考文書得佳者考官乃公當罪止銓爲考官不合坐宏詞趙鉅丞相令狐綯故人子也同列將以此事嫁患於令狐丞相丞相逐之盡覆去初日官奏文星暗科場當有事沈詢爲禮部侍郎聞而憂焉至是三科盡覆日官之言方驗

上自党項叛擾推其由乃邊將貪暴利其羊馬多欺取之始用右諫議大夫季福爲夏州節度使刑部侍郎畢誠爲邠寧節度使大理卿裴識爲涇原節度使

東觀奏言 卷一
發日臨軒戒勵稟奉宸威絕侵奪之貪邊方帖息烽燧不復告警矣

浙東觀察使兼御史中丞納爲軍士噪逐坐貶朗州刺史馳驛赴任訥性褊狷遇軍士不以禮人皆怨之遂及於難監軍使王景宗責撫循無狀杖四十流恭陵自此戎臣失律監軍皆連坐

宰臣鄭朗自中書歸宣平私第內園使李敬寔衢路衝之朗列奏上召敬寔面語敬寔奏供奉官例不避上曰啣天子之命饋絕而過可矣安有私出不避輔

相乎剝紫綬配南衙

太常卿封敖於私第上事御史臺彈奏左遷國子祭酒故事太常卿上日廷設九部樂盡一時之盛敖拜太常卿欲便於親閱遂就私第視事法司舉奏遂薄責焉

上勵精理天下一紀之內欲臻昇平自大中十二年後藩鎮繼有叛亂宣州都將康全泰逐出觀察使鄭勳湖南都將石再順逐出觀察使韓琮廣州都將王令寰逐出節度使楊發江西都將毛鶴逐出觀察使

鄭憲上赫怒命淮南節度使檢校左僕射平章事崔
鉉兼領宣池歙三州觀察使以宋州刺史溫璋爲宣
州刺史以右金吾將軍蔡襲爲湖南觀察使以涇原
節度使李承勳爲廣州節度使以光祿卿宇宙爲江
西觀察使只取隣道共送赴任兗渠如期授首皆不
勞師斬定誅鋤盡副聖旨

李景讓爲吏部尚書抗疏言穆宗至敬宗文宗武宗
四廟當遷出以穆宗是上兄弟文宗已下是上猶子
陛下拜兄尚可拜姪可乎使陛下得新事七廟宜重
昇太宗已下入廟以正三昭三穆之序事下百官集
議不定而止時人以上方囑穆宗深爲景讓希旨多
不直其事

劉臯爲鹽州刺史甚有威名監軍使楊玄价誣奏臯
謀叛函首以進闔朝公卿面折廷諍上重違百辟之
言始坐玄价專殺不辜之罪

上晚歲酷好仙道廣州監軍使吳德鄜離闕日病脚
已蹒跚矣三載監廣師歸闕足疾却平上詰之遂具
爲上說羅浮山人軒轅集醫整上聞之甘心焉驛詔

東觀漢記 卷下
軒轅集赴京師既至館於南亭院外廷莫之面也諫官恐害政屢以爲言上曰軒轅道人口不于世事卿勿以爲憂留歲餘放歸授朝奉大夫廣州司馬集堅不受臨與上別上問理天下當得幾年集曰五十上聞之慰悅及過密之歲春秋五十

李景讓夏侯孜偁偁立朝俱勵風操景讓爲御史大夫視事之日以侍御史孫玉汝監察御史盧循王覲不稱職請移他官孜爲右丞相以職方郎中裴誠虞部郎中韓瞻俱聲績不立詎諧取容誠改太子中允

瞻改鳳州刺史

于延陵授建州刺史中謝上問之曰建去京師遠近延陵曰八千里上曰朕前後左右皆建人也郡極不惡卿若爲我廉潔奉公綏輯凋瘵長在我面前無異或撓法度使遠人無聊卽朕三尺階前便是萬里卿知之否延陵悸懾失序上撫而遣之

越人仇甫聚衆爲亂攻陷剡縣諸暨等縣浙左騷然上用王式爲浙東觀察使以武寧軍健卒二千人送之式生擒仇甫以獻斬於東市

始選前進士于琮為塔連拜祕書省校書郎右拾遺
賜緋左補闕賜紫尚永福公主事忽中寢丞相上審
聖旨上曰朕此女子近因與之會食對朕輒折七筋
性情如此恐不可為士大夫妻許琮別尚廣德公主
亦上次女也

上委信宰輔言發計從就中於元輔恩禮稍異白敏
中赴邠寧行宮上幸興福樓送之自樓上投下朱書
御劄一封與敏中言君臣倚注之分崔鉉赴鎮淮南
幸通化樓送之并賜詩四韻以寵行邁鉉刻其詩於

宣化驛

僧從晦住安國寺道行高潔兼工詩以文章應制上
每擇劇韻令賦亦多稱旨晦積年供奉望紫方袍之
賜以耀法門上兩召至殿上謂之曰朕不惜一副紫
袈裟與師但師頭耳稍薄恐不勝耳竟不之易晦悒
悒而終

憲宗鼎成之夜左軍中尉吐突承

下一字犯
懿宗諱

實死其

事上卽位追感承灌死於忠義連擢其子士

下字與
今上御

名至顯貴為右軍中尉開府儀同三司恩禮始終無

替焉

畢誠本估客之子連昇甲乙科杜琮爲淮南節度使
置幕中始落鹽籍文學優瞻遇事無滯在翰林上恩
顧特異許用爲相深爲丞相令狐綯所忌自邠寧連
移鳳翔昭義北門三鎮皆綯緩其入相之謀也誠思
有以結綯在北門求得絕色非人世所易有盛飾朱
翠專使獻綯綯一見之心動謂其子曰尤物必害人
畢太厚於吾無分今以是餌吾將以吾家族也一見
返之專人不敢將廻驛候誠意誠又瀝血輸啓事於

綯綯終不納乃命郡吏貨之東頭醫官李玄伯上所
狎昵者以錢七十萬致於家乃舍之正堂玄伯夫妻
執賤役以事焉踰月盡得其歡心矣乃進於上上一
見惑之寵冠六宮玄伯燒伏火丹砂進之以市恩澤
致上瘡疾皆玄伯之罪也懿宗卽位玄伯與山人王
岳道士虞紫芝俱棄市

大中十二年始用左諫議大夫鄭漳兵馬郎中李鄴
爲鄆王已下侍讀時郢王居十六宅夔昭以下五王
居大明宮內院數日追制改克夔王以下侍讀五日

一入乾符門講讀鄆王卽位後其事遂停

武寧軍節度使康季榮不卹軍士部下噪而逐之投於嶺外上以右金吾大將軍田牟曾任徐州有政聲特開延英殿召對再命往建鎮一方於是安帖

韋澳在翰林極承恩遇自京兆尹出爲河陽三城節度使當軸者擠之也大中十三年魏博節度使何弘敬就加中書令上命宣徽南院使王居方往魏博賜麻制假道河陽上以薄紙手詔澳曰密飭裝秋當與卿相見戒居方曰過河陽以此賜澳無令人知居方

旣至密以宸翰授澳上七月寢疾八月晏駕遂中寢命監察御史楊戴往浙西道勘覆軍額大中十二年宣州叛將康全恭噪逐觀察使鄭薰朝廷用宋州刺史溫璋問罪時蕭寘爲浙西觀察使地與宣州接連遂擢用武臣李瑒代寘特建鎮海軍節鎮撫之以張犄角之勢兵罷後謫者言瑒虛署官健名廣佔衣糧沒入私家上遂命戴往按覆軍籍無一卒虛額者戴還條奏謗者之言始不勝

度支奏狀言漬汚疋段誤書清汚上一覽異之樞密

東觀漢記 卷下
使承旨孫隱中謂上未省添成漬字及中書復入上
赫怒勘添改奏者罰責有差

大中十一年正月一日上御含元殿受朝太子太師
盧鈞年八十樂懸之南步而及殿墀稱賀上前
聲容朗緩舉朝服之十二年元日含元受賀太子
少師柳公權年亦八十矣復爲百官首含元殿廷夔
遠自樂懸南步至殿下力已綿憊稱賀之後上尊號
聖敬文思和武光孝皇帝公權誤曰光武和孝御史
彈出之罰一季俸料七十致仕舊典也公權不能克
遵典禮老而受辱人多惜之

太常卿高銖決罰禮院禮生博士李慤引故事見執
政以禮院雖係太常寺從來博士自專事無關白者
所以太常三卿初蒞事博士無參集之禮今銖重罰
禮生有違典故丞相以銖夙德唯唯而已銖曰吾老
不能退一旦爲後生所辱遂乞罷

勅鄉貢進士溫廷筠早隨計吏夙著雄名徒負不羈
之才罕有適時之用放騷人於湘浦移賈誼於長沙
尚有前席之期未爽抽毫之思可隨州隋縣尉舍人

東觀奏記 卷下
裴坦之詞也廷筠字飛卿彥博之裔孫也詞賦詩篇
冠絕一時與李商隱齊名時號溫李連舉進士竟不
中第至是謫爲九品吏進士紀唐夫嘆廷筠之冤贈
之詩曰鳳凰詔下雖承命鸚鵡才高却累身人多諷
誦上明主也而廷筠反以才廢制中自引騷人長沙
之事君子譏之前一年商隱以鹽鐵推官死商隱字
義山文學宏博牋表尤著於人間自開成二年昇進
士第至上十二年竟不升於王廷而廷筠亦恹恹不
涉第豈以文學爲極致已斲於此遂於祿位有所愛
耶不可得而問矣

山南西道觀察使奏渠州犀牛見差官押赴闕廷旣
至上於便殿閱之仍命華門外宣示百僚上慮傷物
性命終使押還本道復放於渠州之野

上命左軍中尉王宗賢治道將幸華清宮兩省供奉
官拜疏極諫上爲宰臣曰華清宮是祖宗舊宮又朝
元閣聖祖現真容地朕一紀在位未嘗瞻拜深覺缺
儀今排比皆是軍司不勞州縣卿宜勉諭諫官勿更
論列宰臣奉旨而退召兩省官宣諭俄而諫表再入

東觀漢記 卷下
上謂宰臣曰諫官疏極懇切且言自穆宗巡幸之後
列聖未嘗出宮居安慮危乞留聖慮朕聞此語決不
爲遊華清之行矣卿宜召兩省官說我此意

十二年七月十四日三更三點退朝惟宰臣夏侯孜
獨到衙以御史大夫李景讓爲檢校吏部尚書克劔
南西川節度使時中元休假通事舍人無在館者麻
案旣出孜受麻畢乃召當直中書舍人馮圖宣之捧
麻皆兩省胥吏自此始令通事舍人林澣亦在館俟
命

上自不豫宰輔侍臣無對見者澹甚令中使往東都
太僕卿裴詡宣索藥中使往返五日復命召醫瘡方
士院生對於寢殿院言可療旣出不復召矣

上大漸顧命內樞密使王歸長馬公儒宣徽上院使王
居方以夔王當璧爲託三內臣皆上素所恩信者泣
而受命時右軍中尉王茂玄心亦感上左軍中尉王
宗實素不同歸長公儒居方患之乃矯詔出宗實爲
淮南監軍使宣化門受命將由右銀臺出焉左軍副
使邢元實謂宗實曰聖人不豫踰月中尉止隔門起

東觀漢記 卷一
十一
居今日除改未可辨也請一函聖人而出宗實始悟
却入卽諸門已踵故事添人守捉矣邢元實翼導宗
實直至寢殿上已晏駕束頭環泣宗實叱居方下責
以矯宣皆捧足乞命遣宣徽北院使齊元簡迎鄆王
於藩邸卽位是爲懿宗歸長公儒居方皆誅歿籍沒
其家

晁美人薨上震悼久之美人在上藩邸時承恩遇實
生鄆王萬壽公主焉薨後詔翰林學士蕭寘爲志文
皆刻其事及夔昭已下五王居內院而鄆王獨還藩
邸大中末副位之後人間切有擬議者寘以此事言
於公卿方辨立長之順鄆王嗣位後美人追崇爲皇
太后太常杜宣猷獻謚曰元昭配享宣宗廟室

國老談苑卷上

宋 王銍

太祖嘗語趙普曰唐室禍源在諸侯難制何術以革之普對曰列郡以京官權知三年一替則無虞因從之

開寶中御廐新調御馬成進太祖御宣政殿親閱時太宗尹天府亟召之既至俾自殿陛乘之太宗固辭以人臣之禮不可上勉之不從其懇已而目送之且語左右曰令公真他日太平天子也

太祖以范質寢疾數幸其家其後慮煩在朝太臣止
今內夫人問訊質家迎奉器皿不具內夫人奏知太
祖卽令翰林司送果子牀酒器皿十副以賜之復幸
其第因謂質曰卿爲宰相何自苦如此質奏曰臣向
在中書門無私謁所與飲酌皆貧賤時親戚安用器
皿因循不置非力不及也猥蒙厚賜有涉近名望陛
下察之尋薨開寶中因相位乏人太祖累言如范質
真宰相也嗟悼久之

太祖嘗曲宴翰林學士王著御宴旣罷著乘醉喧譁

太祖以前朝學士優容之令扶以出著不肯退卽移
近屏風掩袂慟哭左右拽之而去明日或奏曰王著
逼宮門大慟思念世宗太祖曰此酒徒也在世宗幕
府吾所素諳况一書生雖哭世宗能何爲也

太祖曰周世宗征淮南太祖總軍政然分部之制稟
于世宗時宣祖不豫是役當淮將皇甫暉之敵也宣
祖憚之密請移軍上告以世宗之命遂止上翌日嚙
戚奪志以圖報効挺身死戰血濡袖旣而擒暉淮南
平上功居第一王業肇于是矣向若苟私循軍移世

宗有命則得禍無類又安能建不拔之基以延祀于萬世者乎

太祖提周師甚寡當李景十五萬衆陣于清流山下士率恐懼太祖令曰明日午當破敵人心遂安翌日正午太祖果臨陣親斬僞驍將皇甫暉以覆其衆是時環滁僧寺皆鳴鍾而應之既平鳴鍾因爲定制趙時進滁州午鍾記

太祖嘗暑月納涼于後苑召翰林學士竇儀草詔處分邊事儀至苑門見太祖岸幘跣足而坐儀卽退立閣門使督趣儀曰官家方取便未敢進閣門使怒而奏之太祖自視微笑遽索御衣而後召人未及宣詔意儀奏曰陛下新卽大位四方瞻望宜以禮示天下臣卽不才不足動聖顧臣恐賢傑之徒聞而解體太祖歛容謝之自後對近臣未嘗不冠帶也

太祖將親征潞賊李筠詔畱後呂餘慶趙普于京師普因私謁太宗于朱邸且曰普託迹諸侯十五年今偶雲龍變家爲國賊勢方盛萬乘蒙塵是臣子効命之日幸望啓奏此誠願軍前自効太宗卽以聞上太

祖笑曰趙普豈勝甲冑乎因謂太宗曰是行也朕勝則不言萬一不利則使趙普分兵守河陽別作一家計度及凱旋第賞宰臣撥官太祖曰普有從朕伐叛之勲宜當加等于是授侍郎樞密使

太祖一日祖禡幸翰林院時學士盧多遜獨直上行與語引入寢殿因指所御青縑帳紫綾褥謂多遜曰爾在外意朕豐侈耶朕用此猶常愧之

太宗嘗冬月命徹獸炭左右或啓曰今日苦寒上曰天下民困是寒者衆矣朕何獨溫愉哉

太宗嘗宰龍圖閣閱書指西北架一漆函上親自署鑰者謂學士陳堯咨曰此田錫章疏也已而愴然久之

太宗一日寫書筆滯思欲滌硯中宿墨顧左右咸不在因自俯銅池滌之既畢左右方至上徐顧曰爾輩何處來

太宗志遵儉謹每居內服澣濯之衣或有穿者則命紉補以進

太宗退朝常以經籍自娛所閱之策以帕裹小黃門

國朝詩苑 卷一
待之巡行殿籞畢以爲從藥糊之須率皆副焉又以
楮爲界尺長數寸謂之隔筆簡每御製或飛宸翰則
用以鎮所臨之紙

真宗初卽位暇日召翰林學士王禹偁與之論文禹
偁奏曰夫進賢黜不肖闢諫諍之路彰爲誥命施之
四方延利萬世此王者之文也至於雕織之言豈足
軫慮思較輕重于瑣瑣之儒哉願棄末務大以成宗
社之計上顧曰卿愛朕之深矣

真宗在朱邸時諸王競營假山堯王山成合宴以賞
真宗預焉酒方洽王指爲侍讀姚坦曰是山崇麗乎
坦曰聚血爾何山之謂也昔年夏侯嶠爲宛丘令旧
賦充而遷督刑之血日沃于庭此山之工實倍彼賦
非聚血而何上不憚而輟宴還第乃去山爲壁寫儒
行篇他日對而命宴坦叩頭謝曰非英賢何能及此
太宗聞之意有屬焉

真宗在東宮一日太宗勗令學草書乃再拜曰臣聞
王者事業功侔日月一照使隱微盡曉草書之蹟誠
爲祕妙然達者蓋寡儻臨事或誤則罪有歸焉豈一

國朝諸事 卷一
照之心哉謹願罷之太宗大喜顧謂之曰他日之英王也

仁宗在儲宮真宗慎釋官僚皆難其人魯宗道時作正言慷慨敢諫忽一日便坐召對真宗曰太子天下之本當得正人輔之令以付卿其志心以導吾子宗道退讓敦獎遣之翌日除右諭德

仁宗既卽位每朝退多弄翰墨一日學書適遇江陵王欽若奏章上達因飛帛大書王欽若三字既罷左右取之呈于太后是時欽若有再命相之議太后遂

令中使合其字緘爲湯藥馳驛以賜欽若卽口宣召之欽若至闕下故寂無知者

周世宗在漢爲諸衛將軍嘗遊畿甸謁縣令令是時方聚邑客藉博弗得見世宗頗銜之及卽位令因部夫犯贓數百疋宰相范質以具獄上奏世宗曰親民之官贓狀狼籍法當處死質奏曰受所監臨財物有罪止贓雖多法不至死世宗怒厲聲曰法者自古帝王之所制本以防姦朕立法殺二贓吏非酷刑也質曰陛下殺之卽可若付有司臣不敢署勅遂貸其命

國老談苑 卷上
因令今後犯者並以枉法論質乃奉詔令刑統中強
率歛入已並同枉法者是也質之守正不回大率如
是

范質在中書急于銓品人物凡清資華級未嘗虛授
于人延士大夫講貫世務以觀器識顯德中殿中侍
御史柴自牧右補闕裴英同謁質于中書質語及民
間利病因謂自牧曰嘗歷州縣乎自牧對以數任職
事次問英英唐相贄之後以門地自負乃曰徒勞之
役惟英偶免質怒責英曰質雖不才備位宰相坐政

事堂與諫官御史論生民疾苦非戲言也浮薄之徒
安可居諫署英慙懼而退門曰質具奏其事英遂授
散秩

趙普在中書每奏牘事有違戾太祖意者因請之于
上或拂之于地普緩拾之振塵以獻有及再三者理
遂而已

曹彬初尅成都有獲婦女者彬悉閉于一第竅度食
且戒左右曰是將進御當密行之洎事寧咸訪其親
以還之無親者備禮以嫁之彬平蜀回輜重甚多或

言悉奇貨也太祖令伺之皆古圖書無珠金寸錦之附

范質性儉約不受四方遺賂自五代以來宰相取給于方鎮由質絕之爲相輔居第止十一間門屋庑隘周太祖嘗令世宗詣質時爲親王軒馬高大門不能容世宗卽下馬步入及嗣位從容語質曰卿所居舊宅耶門樓一何小哉因爲治第

周世宗嘗欲以竇儀陶穀並命爲宰相以問范質質曰穀有才無行儀執而不通遂寢其事太祖又欲令參知政事趙普憚其剛嚴奏以薛居正代之終不入中書亦其命也

雷德讓判大理寺一日有疑讞非次請對時太祖放鷲禽于後苑見德讓奏曰陛下以放禽爲急刑獄爲常臣切未論上怒舉侍玉鍼撞之二齒墜地德讓拾而結于帶中上謂曰汝待訴我耶德讓曰臣安敢訴陛下自有史官書之上從而悔厚賜以遣之

竇儀自周朝以來負文章識度有望于時搢紳許以廊廟之器儀因以公台自許急于大用乃設方畧以

國朝詩苑 卷一
經營之爲端明殿學士判河南府時括責民田增其
賦調欲期恩寵以致相位當時洛人苦之又嘗奉詔
按筠州獄希世宗旨鍛鍊成罪枉陷數人士君子以
此少之

權某爲翰林待詔有良馬日馳數百里陶穀欲取之
累言于權權曰學士要誠合拜獻某年老有足疾非
此馬馴良不能出入更俟一二年解職必以爲贄穀
心銜之後因草密詔召權于閣中書之穀曰吾嘗愛
權卿破體王書寫了進本來權卽與書之穀突入閣

中取其本乃謂權曰帝王密詔內有國家機事未經
進御輒寫一本欲將何用洩漏密旨罪當不赦卽呼
吏作奏牘發其事權不能自明但皇恐哀訴而已穀
曰亟將馬來釋爾遂并馬券取之

又嘗奉使兩浙獻詩二十韻于錢俶其末云此生頭
已白無路掃王門時穀官是丞郎職爲學士奉命小
邦獻詩已是失體復有掃門之句何辱命之甚也

又浙帥開宴置金鐘以爲罰爵穀後因卧病浙帥使
人問其所欲穀以金鐘爲請浙帥以十副贈之乃以

詩謝云乞與金鐘病眼明其苟得無耻之如此及復命將出其境卽賦詩于郵亭云井蛙休恃重溟儉澤馬曾嘶九曲濱請令人傳誦冀掩前詩之失設之狡譎多此類也

劉溫叟方正守道以名教爲已任幼孤事母以孝聞其母甚賢初爲翰林學士私庭拜母卽命二婢箱擎公服金帶置于階下謂溫叟曰此汝父長興中入翰林時所賜也自先君子薨背以來常懼家門替墜今汝能自致青雲繼父之職可服之無愧矣因欷歔掩

泣溫叟伏地號慟退就別寢素衣蔬食追慕數日然後服之士大夫以爲得禮溫叟累居顯要清貧尤甚未嘗受人饋知貢舉時有經學門生居畿內者獻粟草一車溫叟却之其人曰此物出于躬耕願以致勤溫叟不得已而受之卽命家人置衣一襲以爲答計其直卽倍于粟草矣自是無敢獻遺者爲御史中丞時嘗道由乾元門左右奔告聖駕方御樓溫叟如常而行樓側下馬人奏曰此門按故事非賜大誤不御今陛下無故而登軍庶幾或聞則有恩給之望臣所

國未詳列 八卷
以不却導從者不欲警彼耳目也非禮勿動臣職當
風憲敢不言之上遽還給內帑三千緡付縣官以自
罰

趙普自樞密副使授集賢殿大學士是時范質等皆
罷相中書絕曹普授官勅無人署字太祖在資福殿
普因入奏其事太祖曰卿但進來朕爲卿署字可乎
普曰此有所行非帝王所親之太祖俄曰卿問陶穀
實儀必有所說普乃召問之儀曰唐文宗時甘露事
後中書無宰相然當時冊命輔相卽不知何人今皇

帝京尹官是中書令此正宰相任也署勅宜矣普入
奏遂命太宗署勅焉

田錫爲諫議大夫疾亟進遺表真宗宣御醫賫上藥
馳往已無及矣俄召宰相對袖其表而示之且曰朕
自臨大寶閱是表多矣非祈澤宗族則希恩子孫未
有如錫生死以國家爲慮而儆戒于朕興歎久之命
優其贈典

寇準再入中書魏野貽詩曰好去上天辭富貴却來
平地作神仙未幾南遷常誦此詩句

崔遵度爲太子諭德性方正清素尤精于琴嘗著琴
彋以天地自然有十二聲徽非因數也范仲淹嘗問
琴理于遵度對曰清麗而靜和潤而遠琴書是也

李遵勗楊億劉筠常聚高僧論宗性遵勗命畫工各
繪其像成圖目曰禪會

陳省華以大卿居家其子堯叟叅樞密堯咨掌制誥
每朝退端服夾侍偶賓至則導茗酪焉

張詠爲兵部尚書臨終上疏言丁謂姦邪用之亂國
願殺之以謝天下

查道性淳古早寓常州琅山寺躬事薪水以給衆常
衣巨衲不復洗濯以育蚤虱晚年待制龍圖閣朝列
伏其重德咸謂之查長老

國老談苑卷下

王旦在中書祥符末內帑災縑帛幾罄三司使林特請和市于河外草三上旦悉抑之頃而特率屬僚訴于宰府旦徐曰瑣微之帛固應自至奈何彰國弱于四方居數日外貢併集受帛四百萬蓋旦先以密符督之也

王嗣宗爲御史中丞真宗一日幸相國寺回自北門嗣宗上言曰天子行黃道豈可由後門臣任當風憲詎敢廢職上悅其直給內帑三千緡以自罰北門由

國朝諸公傳 卷下
是不常開焉

曹璨彬之子也爲節度使其母一日閱宅庫見積錢數千緡召璨指而示曰先侍中履歷中外未嘗有此積聚可知汝不及父遠矣

寇準出入宰相三十年不營私第處士魏野贈詩曰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洎準南遷時北使至內宴宰執預焉使者歷視諸相語譯導者曰孰是無地起樓臺相公畢坐無答者

王旦在中書二十年常日罷歸徑趨書閣闔扉以自息雖家人之親密者不復接焉常以蝗旱憂愧辭位俄而疾發不食真宗命內饗謂肉糜宸翰緘噐以賜日常三四旦疾亟聚家人謂曰吾無狀久坐台司今且死矣當祝髮緇衣以塞吾平昔之志未幾而絕家人輩皆欲從其言惟管蘇耆力排而止之

張知白爲參知政事嘗言參政之名實貳彼相禮當隆之每乘馬直入政事堂下

寇準鎮大名府北使路由之謂準曰相公望重何以不在中書準曰主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

可
李允則守雄州匈奴不敢南牧朝廷無北顧之憂一
日出官庫錢千緡復歛民間錢起浮圖卽時飛謗至
京師至于監司亦屢有奏削真宗悉封付允則然攻
者尚喧沸真宗遣中人密諭之允則謂使者曰某非
畱心釋氏實爲邊地起望樓耳蓋是時北鄙方議寢
兵罷斥候允則不欲顯爲其備然後謗毀不入畢其
所爲

陶穀以翰林學士奉使吳越忠懿王宴之因食蟪蛄
詢其名類忠懿命自蟪蛄至螿蚘凡羅列十餘種以
進穀視之笑謂忠懿曰此謂一代不如一代也

田錫知制誥太宗命三班奉職出使回上殿因訪民
間利病錫上言曰陛下苟令三班奉職上殿言事未
審設呂蒙正已下何用乃罷之

趙世長以宗正卿北使時九月旣宴薦瓜主客舉謂
世長曰此方氣候誠早彼想未也世長對曰本朝來
歲季夏此味方盛故知其節物晚也

滕涉以戶部副使聘北朝旣至宴主客謂涉曰南朝

食肉何故不去皮涉曰本朝出產絲蚕故肉不去皮耳

楊億在翰林丁謂初參政事億列賀焉語同列曰骰子選爾何多尚哉未幾辭親逃歸陽翟別墅

陳彭年在翰林所兼十餘職皆文翰清祕之目時人謂其署銜爲一條冰

馮拯姬媵頗衆在中書密令堂吏市珠絡自持爲遺或未允所售出入懷之有及三四夕

魯宗道爲正言言事違忤真宗稍忌之宗道一日自

訟于上前曰臣在諫列言事乃臣之職陛下以數而忌之豈非有納諫之虛名俾臣負素食之辱矣臣切愧之謹願罷去上喜其忠慤勉而遣之他日追念其言御筆題殿壁曰魯直

蘇易簡在翰林太宗一日召對賜酒甚歡上謂易簡曰君臣千載遇易簡應聲答曰忠孝一生心上悅以所御金器盡席悉賜之

种放隱終南山至老不娶養母非力耕之粒不饋四方從學者幾百人由此被召

國朝諸事 卷下
寇準有飲量每飲賓席常闔扉輟驂以留之未嘗點油雖涸軒馬廐必用蠟炬

陳恕長于心計爲鹽鐵使釐宿弊大興利益太宗深器之常御筆題殿柱曰真鹽鐵陳恕

李宗諤爲翰林學士家雖百口雍睦有制真宗嘗語侍臣曰臣僚家法當如宗諤

李遵勗爲駙馬都尉折節待士宗楊億爲文于第中築室塑像晨夕伸函文之禮刻石爲記未幾億卒寇準年三十餘太宗欲大用尚難其少準知之遽服

地黃兼餌蘆朮以反之未幾髭髮皓白

查道以謹儉率已爲龍圖閣待制每食必盡一器度不勝則不復下筯雖蔬茹亦然嘗謂諸親曰福當如是惜之

祥符中議營昭應宮計其工十五年而成丁謂總領其事以夜繼晝每繪一料給燭二條踰七年而就

杜鎬廣博爲龍圖閣學士真宗一日問積食原于何代鎬對曰漢景帝爲太子文帝鍾愛旣居東朝文帝念之曰太子之食必料差殊乃命太官每具兩檐積

以一賜之此其始也

魯宗道爲叅政以忠鯁自任嘗與宰執議事時有不合者宗道堅執不回或議少有異則遷諍不已然多從宗道所論時人謂曰魚頭公蓋以骨鯁目之也天聖初朝廷清明賞罰必信時王欽若王曾張知白魯宗道皆以忠義許國故風采聳動雖姚宋佐唐蕭曹出漢無以方此數君子者

戚綸待制龍圖閣天書初降群臣表賀詞皆溢美綸獨言曰曠古未有此事不可恃之爲祥當戒慎修省以答天意真宗覽而嘉之

張詠鎮杭州有訴者曰某家素多藏某二歲而父母死有甲氏贅于某家父將死手券以與之曰吾家之財七分當主于甲三分吾子得之某旣成立甲氏執遺券以析之數理于官咸是其遺言而見抑詠嗟賞之謂曰爾父大能徵彼券則爲爾患在乳臭中矣遽命反其券而歸其資

魯宗道以孤直遇主公家之事知無不爲每中書罷歸私宅別居一小齋繪山水題曰退思巖獨游其間

雖家人罕接焉

查道罷館陶尉與程宿寓于逆旅中夕有盜取其衣既覺呼宿曰衣有副乎翌日當奉假盜聞之棄獲而去

寇準謫營道惟衣裘繫爲相時所得金笏頭帶當權希時者諷其逾禮準拒之曰君父所賜服之不忘未見禮之失也諷者慙慙而退

丁謂在朱崖家于洛陽爲書敘致真宗恩遇厚自刻責且勵家人不可興怨遂寄洛守託達于家洛守不敢私開遽奏之上覽而感動遂有雷州之命

王旦在中書東封西祀悉嘗物忽領祥符中處士魏野令山童持詩以獻曰聖朝宰相頻頻出君在中書十四秋西祀東封俱禮畢好來相伴赤松遊且袖其詩累于上前求退不遂

查道初應舉自荊州湖遊索獲資十餘萬至襄陽逆旅見女子端麗秀出非塵中之偶因詰其所來乃故人之女也遂以行橐求良謹者嫁之是歲由此罷舉又嘗于旅邸牀下獲金釵一束且百隻意所遺者必

復來求之向晚果二人至見道但嗟惋而已道詰之
具言其所遺如道所獲遂盡以付之其人驚喜請畱
三之一以爲謝道固拒之而去
丁謂旣竄朱崖路由湘潭佛寺飯僧爲文以自敘其
畧曰補仲山之袞雖盡巧心和傳說之美難調衆口
旣至貶所教民陶瓦先爲公宇次營所居之第爲小
樓日遊其上閱書焚香怡然以自得後將有衡陽之
命諫官劉隨上言曰彼擅移于陵域將不利于嗣君
合取頭顱置之郊廟遂中止

王旦在中書祥符末大旱一日自中書還第路由潘
氏旗亭有狂生號王行者在其上指旦大呼曰百姓
困旱焦勞極矣相公端受重祿心得安邪遂以所持
經一擲旦正中于首左右擒之將送京尹旦遽曰言中
吾過彼何罪哉乃命釋之

寇準初爲密學方年少得意偶換江南曲云江南春
盡離腸斷蘋滿汀洲人未歸又云日暮江南一望時
愁情不斷如春水意皆悽慄末年果南遷

种放以諫議大夫還山真宗命宴餞于龍圖閣群臣

賦詩以贈行杜鎬學士獨跪上前誦北山移文音句鏘越一坐盡傾上尤善之

徐鉉爲散騎常侍太宗謂曰官家之稱其義安在鉉曰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蓋皇帝之謂也淳化中上苑象斃太宗命使宣問鉉鉉對曰請于前左足求之果得以進詔復詢之鉉曰象膽隨四時在足今方二月臣故知耳初自南唐入京市宅以歲餘見宅主貧困之甚因召而謂曰得非售宅虧直而致是耶予近撰碑獲潤筆二百千可賞爾矣宅主固辭不獲亟

命左右輦以付之後黜邠州年七十手不釋卷常親寫許慎說文一部謹細無誤一日櫛罷命紙大書曰道者天地母投筆而絕

賀蘭歸真有奇志異術隱居嵩山景德中真宗朝陵因訪異人左右以歸真聞乃召對問曰知卿有點化之術可以言之歸真奏曰臣請言帝王點化之術願以堯舜之道點化天下可致太平惟陛下用之

盧多遜旣卒許歸葬其子察護喪權厝襄陽佛寺將易以巨櫬乃啓其屍不壞儼然如生遂逐時易衣至

祥符中猶然

王欽若母賓古同侪三司一日賓古曰天下宿逃之財自五代迄今理督未已亡族破家疵民大矣俟啓而蠲之欽若卽命吏理其數翌日上奏真宗大驚曰先帝豈不知耶欽若曰先帝非不審其弊蓋與陛下收天下心真宗霑泣久之遽詔有司俾盡釋焉欽若自此宸眷之厚

張詠鎮永興有父老訴牛舌爲人所割詠詰之爾于鄰作誰氏最隙訴者曰有甲氏嘗貸粟于某家不遂構怨之深詠遽遣去戒云至家徑解其牛貸之父老如教翌日有百姓訴殺牛者詠謂之曰爾割某氏牛舌以償貸粟之怨而反致訟耶其人遂伏罪而謂神明焉

寇準掾雷康丁謂謫朱崖將假路于雷康準聞之竄遂誠寃于謂今謂窮來而吾僕有剛者必將致仇當爲防之于是聚令博易亦閱之詰旦聞夜三更謂往矣乃令散

李宗諤以京秩帶館職不預賞花釣魚故事賦詩戴

了宮花賦了詩不容重見赭黃衣無獨出金門去
恰似當年不第歸太宗覽之大喜特詔御宴即日改
官

祥符中天書降群臣稱賀魯宗道上疏畧曰天道福
善禍淫不言示化人君政得其理則作佑以垂報治
乖于上則出異以警戒又何書哉臣恐姦臣肆其誕
妄妖惑上聽真宗雖不開納然甚奇之

予謂爲侍中嘗賦詩云千金家累非良寶一品高官
是強名未幾而籍沒資產削免官爵果符言志也其

中書時總領山陵事李維在翰林將授其親職爲撓
郎懇請于謂曰更在陶鑄謂應聲曰陶鑄復陶鑄齋
郎又挽郎維對曰自然堪淚下何必更殘陽未幾而
謂敗至朱崖撰詩賦文論數十篇號知命集其詩有
草解忘憂憂底事花能含笑笑何人之句

明道雜志

宛丘張耒

白樂天作紫毫筆詩云宣城石上有老兔食竹飲泉
生紫毫余守宣時問筆工毫用何處兔荅云蓋陳毫
宿數州客所販宣自有兔毫不堪用蓋兔居原田則
毫全以出入無傷也宣兔居山出入爲荆棘樹石所
傷毫例短秃則白詩所云非也白公宣州發解進士
宣知之偶不問耳

用事謬誤雖文士時有之韓文公作孔子廟記云社

稷之祀不屋而壇豈如孔子巍然當坐用王者禮若以謂壇祭之禮不如屋則何必社稷天地圓丘方澤初不屋也孔子之禮雖極隆比天地則有間矣豈以壇屋分隆殺乎又巍然端坐後世爲土偶乃有此古祭用主安能巍然而坐乎退之未之思也今文人作文稱亂世曰板蕩此二詩篇名也板爲不治則可蕩則詩云蕩蕩上帝下民之辟蕩豈亂意乎大師舉篇首一字名篇耳小序言蕩蕩無綱紀文章非其本義堯無能名亦蕩蕩也

采石中元水府祠有韓幹畫馬一軸是一武臣過祠下舍之蓋模本也而人皆以爲真余曾取視之其典刑乃幹法落筆洗色常工所爲耳祠前人說頃年張唐公罷太平守過祠下見之不能舍乃令畫工模易取去以模者納廟中及行他舟皆發獨載畫一舟引之不動其勢自沉張公大恐還舊本舟乃安余紹聖丙子歲罷守宣城道采石見此畫其秋寓苦窳丘於外氏李家見所畜模本甚多一馬與中元祠中正同乃信其爲模本決也真幹畫乃可寶模本固易得唐

公何用愛之如此而神亦甚寶之由此言之非獨唐公之鑒未精雖廟神亦誤信也

余所聞相工之驗者固多其尤異非常法所到者有三事其一歐陽文忠公應舉時常游京師浴室院有一僧熟視八公因問之曰吾師能相人乎僧曰然足下貴人也然有二事耳白於面當冬滿天下鬚不掩齒一生常遭人謗罵其後公以文章名世而屢爲言者中以陰事然卒踐二府其二江鄰幾學士在館閣有時名諸公多欲引之而鄰幾流落不偶與故相吳

正憲相善時有一僧能相人且善鑿游江吳二家無幾江被召修起居注吳相甚喜一日謂僧曰江舍人修注殊可賀也僧愀然曰事未可知吳詰其故僧曰江舍人金形人於法當貴而留滯至今久不解其故近方能了耳吳曰何也僧曰非佳金鈇金耳修注當日在君側本朝火德鈇在火側安能久也吳亦未以爲信後百餘日江得肺疾不起其三事蘇舜欽除名居姑蘇唐詢彥猷守湖州蘇與唐善因挈舟自蘇訪之時湖有報本長老居簡有異術善知人唐因謂居

簡使相蘇簡曰試使來院中蘇他日往過簡簡乃設
食具榻留之竟日遂留宿中夜簡乃登蘇卧榻若聽
其息者蘇覺乃矜其臂若切脉然良久曰來得也曷
吳人謂曷如速更無他語他日唐問簡簡亦以前四言對之
唐亦不曉蘇將行又過簡因問之曰來得也曷是何
等語耶簡從容曰若得一州縣官肯起否蘇大不意
因不復言而舜欽以明年蒙恩牽復為湖州別駕遂
不赴官無幾何物故此三事相術之異者

某初除祕書省正字時與今劉端明奉世同謝劉時

除左史余舊見相人術貴天地相臨

謂願額之勢相稱

余見

劉有此相又精爽明潤心頗奇之歸謂同舍晁無咎
曰劉左史不遲作兩府晁不以為然劉竟再歲簽書
西府無咎嘗惟余言之驗許將罷成都入北門晁二
言冲元非學士可留非久當執政不知何以知之已
而許果除右轄晁二謂余言君言劉簽書固如神我
相許右丞也不踈

呂與叔長安人話長安有安氏者家得明皇髑髏光
作紫金色其家事之甚謹因爾家富數佳甲于長安

明道雜志
遂爲盛族後其家析居爭鬪體遂分爲數片人分一
片而去余因謂之曰明皇生灰爲姓安人極惱合坐
大笑時秦學士觀方爲賈御史彈不當授館職余戲
秦曰千餘年前賈生過秦今復爾也聞者以爲佳謔
而秦不歡

河豚魚水族之奇味也而世傳以爲有毒能殺人中
毒則覺脹亟取不繫食乃可解不爾必死余時守丹
陽及宣城見土人戶食之其烹煮亦無法但用萹蒿
荻笋菘菜三物云最相宜用菘以滲其膏耳而未嘗

見灰者或云土人習之故不傷是大不然蘇子瞻是
蜀人守揚州晁無咎濟州人作倅河豚出時每日食
之二人了無所覺但愛其珍美而已南人言魚無類
無鱗與目能開闔及作聲者有毒而河豚備此五者
故人畏之而此魚自有二種色淡黑有文點謂之班
子云能毒人而土人亦不甚以捕也蘇子瞻在資善
堂與數人談河豚之美諸人極口譬喻稱贊子瞻但
云噉其味真是消得一灰人服以爲精要余在真州
會上食假河豚是用江鮑作之味極珍有一官妓謂

余曰河豚肉味頗類鮰而過之又鮰無脂腴也

腴論咄反

河豚腹中白腴也
土人謂之西施

晁無咎謂味似鰻鱺而肉差緊多

食不令人逆此魚出時必成羣一網取數十初出時雖其鄉亦甚貴在仲春間吳人此時會客無此魚則非盛會其美尤宜再溫吳人多晨烹之羹成候客至率再溫以進或云其子不可食其子如一大栗而浸之經宿大如彈丸也或云中其毒者亦不必食不潔水調炒槐花末及龍腦水皆可解余見人有說中此毒急服至寶丹亦解橄欖最解魚毒其羹中多用之

而吳人悉不論此直云用不潔解河豚是戲語耳惡烏頭附子之屬于隲吳人因食河豚而死或云丁自是中風非因食魚

韓少師持國每酒後好謳桺三變一曲其一句云多情到了多病有老婢每聽之輒云大官體中每與人別我天將風雨輒體中不佳而貴人多情致病耶又有一官人談語好文嘗謁一班行臨退揖而前曰未敢款談旦夕專候宇下班行作色曰何如趣取今日晴煖說了而此官人了不解

先人嘗任三司檢法官以親老求知吳江縣將之官
名公多作詩送行而吳正憲王中甫詩工吳詩云全
吳風景好之子去絃歌夜犬驚胥少爍鱸餉客多縣
樓疑海蜃衙鼓荅江鼉遙想晨鳧下長橋正綠波王
詩云乍被軒綏寵新辭計省繁三江吳故國百里漢
郎官烟水蓴牙紫霜天橘顆丹優游民政外風月卽
清歡

王中父名介衢州人以制舉登第性聰悟絕人所嘗
讀書皆成誦而任氣多忤物以故不達終於館職知
州其作詩多用助語足句有送人應舉詩落句云上
林春色好携手去來兮又贈人落第詩云命也豈終
否時乎不暫留勉哉藏素業以待歲之爍此前古未
有也平生所嗜唯書不治他事其談語多用故事淺
聞者未易曉知湖州日判司理請覆檢官狀云督郵
所由得此狀遍尋督郵無知者乃復入白之介曰督
郵卽錄參也據爾如此全不讀書聞者皆笑

杜甫之父名閑而甫詩不諱閑某在館中時同舍屢
論及此余謂甫天姿篤於忠孝於父名非不獲已宜

不忍言試問王仲至討論之果得其由大抵本誤也
寒食詩云田父邀皆去鄰家閑不違仲至家有古寫
本杜詩作問不違作問實勝閑又諸將詩云見愁汗
馬西戎逼曾閃朱旂北斗閑寫本作殷字亦有理語
更雄健又有娟娟戲蝶過閑幔片片驚鷗下急湍本
作開幔開幔語更工因開幔見蝶過也惟韓幹畫馬
贊有御閑敏寫本無異說雖容是開敏而禮卒哭乃
譁馬贊容是父在所爲也

先君嘗從趙周幹受易與周翰稍密先君嘗與客語
周翰作詩極有風味據此風流是溫飛卿韓致光之
流而世以樸儒處之非也嘗作梅詩有一聯云霜女
遺靈長着素玉妃餘恨結成酸又有一詩以向來爲
題其詩曰向來精思已陳陳旅思無端不及春潘子
形容傷白髮沈郎文字暗丹唇此詩奇麗之極豈野
儒所爲乎

七言五言四言三言雖論詩者謂各有所起然三百
篇中皆有之矣但除四言不全章如此耳韻雖起沈
休文而自有三百篇則有之矣但休文四聲其律度

尤精密耳余嘗讀沈休文集中有九言詩休文雖作
者至牽於鋪言足數亦不能工僅成語耳黃九說雄
雌詩何以見取於夫子應是取趁韻耳謂瞻彼日月
以下至篇終韻極不倫也韓吏部此日足可惜詩自
嘗字八行字又八江字崇字雖越逸出常制而讀之
不覺信奇作也子瞻說讀吏部古詩凡七言者則覺
上六字爲韻設五言則上四字爲韻設如君不強起
時難更持一念萬漏之類是也不若老杜語韻渾然
天成無牽強之迹則退之於詩誠未臻其極也韓退
之窮文之變每不循軌轍古今人作七言詩其句脉
多上四字而下以三字成之如老人清晨梳白頭先
帝天馬玉花驄之類而退之乃變句脉以上三下四
如落以斧斤引纏徽雖欲悔舌不可捫之類是也退
之作詩其精工乃不及楞子厚子厚詩律尤精如愁
深苑猿夜夢知越雞晨亂松知野寺餘雪記山田之
類當時人不能到退之以高文大筆從來便忽畧小
巧故律詩多不工如陳商小詩叙情賦景直是至到
而已脫詩人常格矣楞子厚乃兼之者良由楞少習

時文自遷謫後始專古學有當世詩人之習耳
南唐平徐鉉入朝見朝中士大夫寒月衣毛衫乃嘆
曰自五胡猾夏乃有此風鉉鄙之不肯服在邠州中
寒疾歿鉉之爲此言是不甘爲亾國之俘爲醜言以
薄中朝士大夫耳不然豈不讀毛詩也迎詩曰無衣
無褐鄭玄注褐毛布也毛布非今段子乎則其來自
三代也古人衣裘并皮衣之爲裘取毛織之爲褐理
何爽乎

蘇長公有詩云身行萬里半天下僧卧一庵初白頭
黃元云初日頭問其義但云若此僧負暄於初日耳
余不然黃甚不平曰豈有用白對天乎余異日問蘇
公公曰若是黃九要改作日頭也不奈他何

讀書有義未通而輒改字者最學者大病也老杜同
谷詩有黃精無苗山雪盛後人所改也其舊乃黃獨
也讀者不知其義因改爲精其實黃獨自一物也本
處謂之土芋其根唯一顆而色黃故名黃獨耳饑歲
土人掘食以充糧故老杜云耳鄭玄解經以綠爲祿
以犧爲莎亦此類也古說黃目乃尊上畫人目而禁

明道雜志
中有古樽乃畫龜或言蟲中惟龜目最黃不然人目黃乃病也杜子美有問人求小獼猴詩曰聞說夔州路山猿樹樹懸獼猴與猿兩物也而子美乃聞猿而覓獼猴亦大鹵莽矣

潞公以太尉鎮洛師遇生日僚史皆獻詩多云五福全者潞公不悅曰遽使我考終命耶有一客詩云綽約肌膚如處子蓋用莊子姑射仙人事也洛人笑之曰願爾得婦色若此潞公色黔也蘇惠州嘗以作詩下獄自黃州再起遂遍歷侍從而作詩每爲不知者

咀味以爲有譏訕而實不然也出守錢塘來別潞公公曰願君至杭少作詩恐爲不相喜者誣謗再三言之臨別上馬笑曰若還興也但有箋云時有吳處厚者取蔡安州詩作注蔡安州遂遇禍故有箋云之戲興也蓋取毛鄭孫詩分六義者又云願君不忌鄙言某雖老悖然所謂者希之歲不妨也善之言某謫監黃州市征有一舉子惠簡求免稅書札稍如法乃言舟中無貨可稅但奉大人指揮令往荆南府取先考靈柩耳同官皆絕倒

明道雜志
錢穆內相本以文翰風流著稱而尹京爲近時第一
余嘗見其剖決甚閑暇雜以談笑諱語而胥吏每一
顧問皆股慄不能對一日因決一大滯獄內外稱之
會朝處蘇長公譽之曰所謂霹靂手也錢曰安能霹
靂手僅免葫蘆蹄也葫音鶻

蘇侍郎言每見州府召客觀其品別人類已足觀政
矣

錢穆嘗言三世仕宦方會着衣喫飯故錢公每饗客
致饌皆精要而不繁

舊說宋莒公通小學好證人誤書坐此亦招怨如李
獻臣三子名皆從累字長壽朋次復圭次徒芻也莒
公曰朋象鳳羽之形非兩月也正此類甚多又有以
方回首類之曰不知回字直屈一畫耳非兩口也

漢陽武昌濱江多魚土人取江魚皆剖之不加鹽暴
江岸上數累千百雖盛暑爲蠅蚋所敗不顧也候其
乾乃以物壓作鱗謂之淡魚載往江西賣之一斤近
百錢饒信間尤重之若飲食祭享無淡魚則非盛禮
雖臭腐可惡而更以爲佳一船淡魚其直數百千稅

明道雜志 卷之三
額亦極重黃州稅物每有三淡魚船則一日課利不
憂

○貢父劉公作給事中時鄭穆學士表請致仕狀過門
下省劉公謂同舍曰宏中請致仕爲年若干也荅者
曰鄭年七十三矣劉公遽曰慎不可遂其請問曰何
故也劉曰且留取伴八十四底時潞公年八十四再
起平章事或云潞公聞之甚不懌宏中穆字也

熙寧中有班中一大校姓李忘其名嘗監牧馬於陳
留雍丘之間野中有叢祠俗傳以爲周襄王公主墓
李因取紙錢就墓拜焚之紙錢不化因忽昏仆地不
知人久之甦謂其徒曰屬公主召我又嘆曰乃爾富
貴因不復語雖問亦不荅牧事已歸家卽與其妻異
寢後亦寢疾元豐中忽一日顧左右取衣冠甚急又
云備馬云當從駕其父問從何駕也荅曰皇太后駕
也旣被衣冠良久遂卒乃慈聖太后崩日也
殿中丞丘浚多言人也嘗在杭謁珊禪師珊見之殊
傲俄頃有州將子弟來謁珊降階接禮甚恭浚不能
平子弟退乃問珊曰和尚接浚甚傲而接州將子弟

乃爾恭耶珊曰接是不接不接是接淡敦然起摑珊
數下乃徐曰和尚莫惟打是不打不打是打

沈存中博學多能天文曆數鍾律壬遁皆極其妙尤
善用算然甚好奕棋終不能高嘗著書論棋法謂連
書萬字五十二而盡棋局之變而余見世工棋者豈
盡能用算知此數此有不分菽麥臨局便用智特妙
而括欲以算數學之可見其迂矣括又自言推數知
灰時在稱意中嘗言括灰時頗熱鬧然括之灰乃在
謫廢中非稱意也

王聖美嘗言經傳中無熸與始字考其說熸字乃世

母字二合呼也始字乃舅母字二合呼也

二合如真言中合兩

字音為一

司馬溫公當世大儒博學無所不通雖已貴顯而刻
苦記覽甚於韋布嘗為某言學者讀書少能自第一
卷讀至卷末往往或從中或從未隨意讀起又多不
能終篇光性最專猶嘗患如此從來惟見何涉學士
案上惟致一書讀之自首至尾正錯校字以至讀終
末終卷誓不他讀此學者所難也何涉蜀人

余游洛陽大字院見歐公謝希深尹師魯聖俞等避暑唱和詩牌後有一和者稱鄉貢進士王復有一聯押權字特妙早蟬烁有信多雨暑無權後不甚顯名洛人云仕亦至典郡正郎

古人作詩賦事不必皆實如謝宣城詩澄江淨如練宣城去江近百里州治左右無江但有兩溪耳或當時謂溪爲江亦未可知也此猶班固謂八川分流王荆公爲相大講天下水利時至有願乾太湖云可得良田數萬頃人皆笑之荆公因與客話及之時劉

貢父學士在坐遽對曰此易爲也荆公曰何也貢父曰但旁別開一太湖納水則成矣公大笑貢父滑稽而解紛多此類

掌禹錫學士厚德老儒而性涉迂滯嘗言一生讀書但得佳賦題數箇每遇差考試輒用之用亦幾盡嘗試監生試砥柱勒銘賦此銘今具在乃唐太宗銘禹功而掌公設記爲太宗自銘其功宋渙中第一其賦悉是太宗目錄韓玉女時爲御史因章劾之有無名子作一闕嘲之云砥柱勒銘賦本贊禹功勲試官親

處分贊唐文秀才冥 上子裏鑿駕幸并汾恰是鄭州
去出曹門冥子裏俗謂昏也

世傳朱全忠作四鎮時一日與賓佐出游全忠忽指
一方地曰此可建一神祠試召一視地工驗之而召
工久不至全忠怒甚見於辭色左右皆恐良久工至
全忠指地祝之工再拜賀曰此所謂乾上龍尾地建
廟固宜然非太貴人不見此地全忠喜薄賜而遣之
工出寶僚或戲之曰爾若非乾上龍尾當坎下驢頭
矣東北人謂斫伐爲坎

世傳謝仙火字云謝仙是雷部中神名主行火此乃
木棧上各私記其主姓名耳火猶甲也乃謝仙火中
木也今棧商皆刻木記主名不惟謝仙也意或偶合
道藏所載乎未可知也

莊子論萬物出入於機有程生馬馬生人而沈存中
筆談乃謂行開中間人云此中有程遂以爲生馬之
程而不知秦聲謂蟲爲程蟲卽虎也豈莊子之謂歟
生馬生人之論古今未見通者未可遽解也

王黃州詩云刺史好詩兼好酒山民名醉又名吟而

黃州呼醉爲沮呼吟爲垠

逆斤切

不知呼醉吟竟是何

名也黃州廝役多無名止以第行爲稱而便稱爲名
余自罷守宣城至今且二年所過州府數十而有佳
酒者不過三四處高郵酒最佳幾似內法問之其匠
故內庫匠也其次陳州瓊液酒陳輔郡之雄自宜有
佳匠其次乃黃州酒可亞瓊液而差薄此謫官中一
幸也平生飲徒大抵止能飲五升已上未有至斗者
惟劉仲平學士楊器之朝奉能大盃滿醕然不過六
七升醉矣晁無咎與余酒量正敵每相遇兩人對飲

輒盡一斗纔微醺耳

范丞相司馬太師俱以閑官居洛中余時待次洛下
一日春寒中謁之先見溫公時寒甚天欲雪溫公命
至一小書室中坐對談久之爐不設火語移時主人
設栗湯一杯而退後至留侍御史臺見范公纔見主
人便言天寒遠來不易趣命溫酒大盃滿醕三杯而
去此事可見二公之趣也

士人有雙漸者性滑稽嘗爲縣令因入村治事夏暑
憇一僧寺中方入門主僧半酣矣因前曰長官可同

飲三盃否漸怒其容易叱去而此僧猶不已曰偶有少佳酒同飲三盃如何漸發怒令拽出去俄以屬吏漸亦就憇至晚吏呈案漸乃判云談何容易邀下官同飲三盃禮讓往來請上座獨喫八棒竟管遣之蘇舜元字才翁舜欽字子美兄弟也舜欽名籍甚才翁人少稱之然才翁書字清勁老健實過子美至爲詩有嘉句子美亦不逮也才翁有宿僧院詩一聯云斷香浮缺月古像守昏燈可謂佳絕

高郵崔伯易龍圖性信鬼神屢典郡所至必繕祠廟其居家亦常祭享甚專精也嘗爲余言任兵部員外郎時一日下直出省其直舍有火爐盡去火以大鐵罩覆之明早八省去鐵罩則灰上有一名字舍中不得人崔已恠之遂復罩爐乃祝之曰若果有所告來日當別有字來早去罩視之有一表字崔了不解至後不數日遷禮部郎中初視事吏持一印來曰此名表郎印也蓋禮部掌撰賀慰諸表表後署所司郎官名故有此印伯易以謂神告

楊大年奉詔修冊府元龜每數卷成輒奏之比再降

出真宗常有簽貼有少差誤必見至有數十簽大年
雖服上之精鑒而心頗自愧竊揣上萬幾少暇不應
能如此稍訪問之乃每進本到輒降付陳彭年彭年
博洽不可欺毫髮故謬誤處皆簽帖以進大年乃盛
薦彭年文字請與同修自是進本降出不復簽矣

續明道雜志

宛丘張來

黃州蓋楚東北之鄙與蘄鄂江沔光壽一大藪澤也
其地多陂澤丘阜而無高山江流其中故其民有魚
稻之利而溪山溪澗往往可灌溉故農惰其田事不
修其商賈之所聚而田稍平坦輒爲叢落數州皆大
聚落也而黃之陋特甚名爲州而無城郭西以江爲
固其三隅畧有垣壁間爲藩籬因堆阜攬草蔓而已
城中民居纔十二三餘皆積水荒田民耕漁其中方

續明道雜志
盛夏時草蔓蒙密綿亘衢路其俗褊迫儉陋而機巧
語音輕清類荆楚而重濁類江左雖瀕江而大風雨
大寒暑輒無魚其蟲多蛇號白花者治風本出蘄州
甚貴其出黃州者雖死兩日有光治疾有驗土人能
捕之歲貢王府黃人言此蛇不采貪蟠草中遇物自
至者而食之其治疾亦不盡如本草所載余嘗病疥
癬食盡三蛇而無驗黃之東三驛地名岐亭有山名
枸羅出蜈蚣俗傳其大者表丈土人捕得以烟熏乾
之商賈歲歲販入北方土人有致富者

余謫官時自宛丘赴黃自陳逾蔡由蔡道光乃至自
蔡之新息東門渡淮後遂入光境皆大山峻嶺險處
更不通焉徒步而登其著者曰驢笑門限春風鮑家
皆嶺名也自入光境無麵食市所售餅餌色如土沙
礮不可咀入黃境先道麻城縣境夾道皆松甚茂稍
稍摧敗不相屬矣云麻城令有張君者課民植之後
宰不能繼故松稍衰而余在黃聞令呂者以課民種
松獲罪矣黃州牌稅最重所謂牌者皆大木版每四
片爲一副蓋一棺之用也其販皆自湖南以連辰邵

等州其山多大木由中人售販直甚賤又多以繪帛魚羊牛肉等相易而至真州貨之獲厚利故雖重征商人不憚也大者爲障板所謂障者編竹爲之而周以木浮之牌而每至江流急處則先放障更自障綴索牌上攬索而前則牌行差安而無虞小者爲櫓牌兩隅搖櫓如舟凡牌皆中立一柱貫出牌下所以候水深淺謂之將軍柱云湖南遠方北人守官者代還多乘牌所至于官府求輕稅或冒乘客牌卽爲主之亦一弊事

蘄水縣有高鑿龐安時者治疾無不愈其處方用意幾似古人自言心解初不從人授也蘄有富家子竊出游倡隣人有鬪者排動屋壁富人子方驚懼疾走
出惶惑突入市市方陳刑尸富人子走仆尸上因大驚到家發狂性理遂錯鑿巫百方不能已龐爲劑藥求得絞囚繩燒爲灰以調藥一劑而愈龐得他人藥嘗之入口卽知此何物及其多少不差也
紹聖戊寅歲余在黃州見上元沽酒人頭已簪麥穗土人言當年不爾

黃州江南流在州西其上流乃謂之上津其下水謂之下津去治無百步有山入江石崖頗峻峙土人言此赤壁磯也按周瑜破曹公于赤壁云陳於江北而黃州江東西流無江北至漢陽江西北流復有赤壁山疑漢陽是瑜戰處南人謂山入水處爲磯而黃人呼赤壁訛爲赤鼻

蘇侍郎由黃門謫知汝州因游天慶觀見殿上壁畫甚精問之乃吳道子筆也而殿稍不完因施已俸新之工畢於殿脊上火珠中見有書字蓋記建殿年月後有書曰某年月日有姓蘇人重修及其時正黃門修時也然則人之行止豈偶然哉

黃州有小虵首尾相類因謂兩頭虵余視之其尾端蓋類首而非也土人言此虵老蚯蚓所化無甚大者其大不過如大蚓行不類蛇宛轉甚鈍又謂之山蚓楊國寶學士滎陽人頗以文行著稱元祐中任開封府推官一家大小十餘口歿幾盡國寶最後亦卒先是國寶有妹孀依其兄以居妹有庖婢一日忽如病心狂語終日不休語頗凶恠或取土爲丘墳狀守之

而哭人以為不祥勸楊逐之楊不聽時某與楊同館供職時楊方喪一女一日謂余曰余夜夢一蛇首有冠余素聞蛇身而冠謂之喪門大不祥心知楊之禍未已也不欲言之已而果然

田京待制將取幞頭戴之有蛇出幞頭下或言蛇戴幞頭喪門也不數日京歿

京師有富家子少孤專財羣無賴百方誘導之而此子甚好看弄影戲每弄至斬關羽輒為之泣下囑弄者且緩之一日弄者曰雲長古猛將今斬之其鬼或

能崇請既斬而祭之此子聞甚喜弄者乃求酒肉之費此子出銀器數十至日斬罷大陳飲食如祭者羣無賴聚享之乃白此子請遂散此器此子不敢逆於是共分焉舊聞此事不信近見事有類是事聊記之以發異日之笑

黃州雨後泥中有蟲如細蚓長尺餘土人謂之蠱言或人踐之至其所踐處皆圻裂又有一蟲亦謂之蠱頭如剗身長尺許稍縈之即斷不倫而北方凡屋角陰處有蟲善躍而長眉目有班竈間亦有南人謂之

錢駝兒疑詩所謂伊威

黃州窻壁間有大蜘蛛足長三寸而腹極小行甚駛腹無絲不能爲網

蘄州一日有赦書至乃紹聖五年五月朔受傳國寶赦也郡官未知赦因請問太守其守妾人也曰此赦以近修大慶殿成耳乃是赦文中有一句云告成大慶記唐人有得友人書云改年多感卽宣傳云近改多感元年正類此事

王荆公知制誥因讀張公安道舊制詞見其作曹佾

建節制其一聯云世載其德有孤趙之舊勲文定厥祥實姜任之高姓大歎伏其着題而語妙此事某見蔡卞說

某舅氏李君武者少才勇以武舉中第常押兵之夔州行峽路暮投一山驛驛吏曰從前此驛不宿客相傳堂中夜有怪物君武少年氣豪健不顧遂宿堂中至半夜忽有物自天窻中下類大飛鳥左右擊搏君武捫常所弄鐵鞭揮擊俄中之遂墮地乃取盆覆之至天明發盆視之乃一大水鳥如雛鶴細視之乃有

續明道雜志
四目因斃之自後驛無恠

世傳王魏公當國時玉清宮初原丁崖相令大具酒食列幕次以飲食游者後游者多詣丁訢玉清飲食官視不謹多薄惡不可食丁至中書言於魏公公不荅丁三四言終無所云丁色變問相公何以不荅公曰此地不是與人理會饅頭夾子處

前輩談經重變先儒舊說雖時有不同不敢妄非如近時學者欲變則變斷矣胸臆不復參考見蘇侍郎說李廸與賈逵過省時同落第以當仁不讓於師

爲論題而賈解師爲衆與傳注異時李落韻有司遂奏稟焉詔落賈而取李重變舊說也

近世傳沈存中筆談所載殊有佳處然其言語體勢絕以魏朴王子韶蓋括善二人故也

沈存中爲客語越州鰻井事曰恬視見土井時如常鰻鱷耳代頃稍大已而緣柱而上大與柱等客曰啓內翰好麤鰻世謂無理誑人爲麤謾余亦數問人說鰻井亦信神異

邵雍字堯夫洛陽人也不應舉布衣窮居一時賢者

皆與之交游爲人豈弟和易可親而喜以其學教人其學得諸易數謂今五行之外復有先天五行其說皆有條理而雍用之可以逆知來事其言屢險其在史院時曾得其著書號皇極經世論者數十卷讀之不甚可曉其書中所論有配律曆及平上去入四聲處莫可攷也又有周易卦圖未曾見之或言雍此學無所從授而心自得也或言雍父得江鄰幾學士家婢而生雍婢携江氏家書數編來邵氏雍取而讀之乃得此學未知信否

韓魏公帥太原以多病求鄉郡遂建相州之節知相州到郡疾亦未安一夕有大星殞寢堂之後家人大驚以謂不祥久之魏公方行而仆於地家人尤惡之而久之疾遂平了無一事而一日邸報至王貽永卒貽永亦建相州節星殞於相爲貽永也貽永庸人方在位時言官百方撼之不能損豈知天上有物主之歟貽永所謂沒興王附馬者此事見魏公姪正彥說衛仆楚州人病瞽居北神鎮一神祠中與人語雖若高闊而間有深處類有道者莫能測雖病瞽而說書

遣人讀而聽之便達其義無復遺忘每筭曆布筭滿
按以手畧撫之人有竊取一筭再撫之卽覺其市物
擇其良苦雖毫釐不可欺有取其已弃者與之朴卽
怒曰是已嘗弃矣由是人無能欺亦莫知何以能若
此也頗言人未來休咎亦屢中曾布令海州沭陽來
楚見監司求舉狀不遂因試問朴以休咎朴曰公何
憂自此三年當爲翰林學士矣已而信然朴年七十
餘卒或言朴能養性導氣仙去不死也朴嘗令人聽
其腦中有聲常若滴水云

仁宗時有大豪焦隱者嘗詣三司投狀乞買璞解州
鹽池歲納淨利時王君貺主計曰買璞無不可者但
當先自舉一地界乃可焦詞屈乃出嘆曰措大家也
有長處

張文定以端明殿學士尹成都日值藥市其門鑿李
生因市藥遇一老人相與問訊老人曰張公已再鎮
蜀矣文定實一至老人似言其前身事也又曰今有
藥二粒君爲我達於公或公不信未肯餌則以一粒
烹水銀侯永成金可無疑也李生以藥獻公公素好

道聞之甚喜乃於府第小亭躬取水銀構火投藥一粒烹之既烹有聲如粥沸有紅光自鼎中起俄頃光罩一亭而鼎中聲亦屢變火滅視鼎中爛然餅金矣公取餘一粒卽服之公壽八十五歲康寧終身無疾坐而逝殯後柩有大聲豈其尸解矣不然神丹在腹豈與常人同腐也某見公子恕說藥金一兩許公令作四指環其一公以奉其父其一與其夫人其一長子其一以自服父夫人長子皆前汲金亦隨葬獨公者猶在恕言此時公尚無恙意今亦葬之矣某嘗問

恕以公居常導養之方恕亦不盡知其深妙處恕但言公自中年後卽清居獨居一堂每旦起卽徐步周圍約五里所日以是爲常不見別有施爲也少時服朱砂又服天門冬旣老亦罷之公年八十餘時某猶見之視其頤頰白膩如少年然公少年喜飲酒飲量絕人晚年病目亦其毒也公頗得彭老御內之術屢以試用公言唯一次實覺精氣上遡至腦耳他時不覺也

世言眉毫不如耳毫耳毫不如老饜此言老人饜饜

嗜飲食最年老之相也此語未必然某見數老人皆飲食至少其說亦有理內侍張茂而每食不過簋飯一盞許濃膩之物絕不向口老而安寧年八十餘卒茂則每勸人必曰且少食無大飽王哲龍圖造食物必至精細食不盡一器食包子不過一二枚耳年八十卒臨老尤康強精神不衰王爲余言食取補氣不饑卽已飽生衆疾至用藥物消化尤傷和也劉几秘監食物尤薄僅飽卽止亦年八十而卒劉監尤喜次酒每飲酒更不食物啖少菓實而已循州蘇侍郎每

見某卽勸令節食言食少卽藏氣流通而少疾蘇公貶瘴鄉累年近六十而傳聞亦康健無疾蓋得其力也蘇公飲酒而不服藥每與客食未飽已捨匕筯世傳唐張又新在李紳席上作詩贈樂妓云雲雨分飛二十年當時求夢不會眠此詩固佳然誤矣夫求夢須眠不眠安得有夢黃州倉有大蛇其尾之圍猶如人股倉連州宅園地時時往來人或見之有奉議郎丁縉者某同年進士也嘗言其祖好道多

延方士常任荆南監兵有一道人禮之頗厚丁罷官道人相送臨行出一小木偶人如手指大謂丁曰或酒盡時以此投餅中丁離荆南數程野次逢故舊相與飲酒俄而壺竭丁試取木偶投餅中以紙蓋餅口頃之聞木人觸餅紙有聲亟開視之芳酌溢餅矣不知後如何

余平生所見方士道人惟見陳州有王江者真有道之士嗜酒佯狂形短而肥丫髻簪花語言不常有中理威王侍讀陶守陳頗禮之數問房中之方江無所

答王問有強兵戰勝之術如何江曰百戰百勝不如不戰其言大抵類此余外祖李少卿居陳以年德爲一鄉所服常延禮江而江竟無所教李一旦謂江曰與君相知有年矣竟鎖胸臆不我教乎江曰君示鑰匙余不憚開也江止無常處或神祠佛寺下里貧舍遇便宿惟持藁一束時時題所止壁作詩句又有近性宗處喜與小兒輩戲或終日小兒以狗蠅巴豆盈掬與之江隨便啖食而了無他因衝部使者導從使者怒執送州杖之出曰好打好打人窺其杖處初無

損也。後有客自北門來云嘗遇夜風雨寄宿道傍一小舍舍中惟一老翁至曉別去老人曰到陳州爲傳語任江客到陳城北草市王江遇之曰何不道傳語乃知必任江王姓非真也自爾江稍往來他處或至京師今不復見矣

雞能司晨見於經傳以爲至信而未必然也某任河南壽安尉因驗尸往旁縣夜宿一村寺中以明日程尚遠余謂從者曰雞鳴時上道從者曰今天寒雞懶俟其鳴向明矣不若見星而行也余未之信明日將

且而行雞竟未鳴在黃州時或夜月出四鄰雞悉鳴大抵有情之物自不能有常而或變也

先君舊說嘗隨侍祖父官闔有一官人家子弟秀穎美風表善作詩詩格似李長吉有一聯云細草行藤路垂陽席帽風然天卒又嘗見張去華說一道人能詩一聯云窻風枯硯滴山雨慢琴絃亦頗幽奇

元祐中裕享詔南京張安道陪祠安道因蘇子由托某撰辭免及謝得請表余撰去後見張公表到悉用余文不改一字獨表內有一句云邪正昭明改之云

民物阜安意不欲斥人爲邪也張公高簡自居而慎如此

嘉祐中韓魏公當國遣使出諸道以寬恤民力爲名使旣行魏公大悔之每見外來賓客必問寬恤使者不擾郡縣否意恐詔使搔擾民重不安也無幾皆罷之王荆公行新法每遣使其大者曰察訪小至於興水利種稻田皆遣使使者項背相望於道荆公嘗言讀大小雅言周文武故事而小雅第二篇便言皇皇者華君遣使臣故遣使爲先務二公所見如是

于鵲噪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凡人小小通塞亦先有符兆不可誣也某應舉時已獲薦赴南省僦居省前汴上散屋中初入屋懸寢帳忽見余帳後有一黃草新繩子垂下草甚勁緊自相糾繞成一及字余曰此乃佳兆蓋聞人謂登科及也省試罷歸省榜將出復至京師寓相國一鄉僧院中晨起嗽口噴水門上覺水濕處隱然有字因洗視之乃四字云榮登在卽也是歲余叨忝

凡觀人之術無他但作事神氣足者不富貴印壽考

但人作十事若一一中理無可議者也自難得况終身作事中理邪其次莫若觀其所受此最切要升不受斗不覆卽毀物理之不可移者

元豐七年正旦元會駕旣坐輅屋忽崩玉輅遂碎守輅士壓歿者數人輿尸而出明年永裕晏駕此近不祥也

器寬易動意形於色得少爲足與好妄語者皆夭折貧賤之相余驗之非一

某元祐中記一日因朝罷復追班宣麻乃是楊王改封徐王制時鄭宏中學士在班中謂某曰穆舊爲楊府官僚將往賀之但以賀者與王名正同音故不欲也意甚不足某曰王名顥不名賀也鄭曰字雖不同音正類耳蓋閩人顥賀同音耳此事古人亦時有之韓退之作方橋詩云可居兼可過後乃云方橋如此做是讀做作佐也

國初時天下縣令多是資高選人年各已老故所臨多貪鬪幾與民爲等列然多曉田里間事又旣不自尊大則民間情僞利病得以上達故下亦頗安之稱

得人者亦十四五然當時議者靳笑而病之久矣自
范文正公始建請舉縣令佐有出身三考無出身四
考有舉主始得作令自此書弊盡革爲令多新進士
不然則人家子弟所臨漸漸曉文法皆潔已求進吏
民畏仰之矣人皆以爲便某在洛中時見一二老成
所論異於此其說以謂舊令雖無峻整治狀而與民
意親上下相安往往蒙利今令徒文具可以爲美觀
耳於民無甚益往時雖有求於民而民樂輸不以爲
費比之事鞭筆以急稅賦擾田里以督期會則大異

矣自舉令以來民不敢仰視令矣何有哉此說亦有
理

王文恪以風節文詞著稱而性好吏事以察爲明惡
守西京日長水縣申請買木錢數百千王視其狀便
亟呼吏作教下縣令迫買木一行人吏九十餘人皆
械送府旣至皆以屬吏吏莫知所以致罪久之不得
情乃請其故王曰凡公文皆先書押而後用印故印
在書上今此狀乃先印後書字在印上必有姦也於
是鞠之果重疊冒請盜印爲之者洛人皆服其精明

某平生見人多矣惟見蘇循州不會忙范丞相不會疑蘇公雖事變紛紜至前而舉止安徐若素有處置范公見事便洞達情實各有部分未嘗疑惑此皆過人者

呂子進說其父正獻公平生清談無嗜好學問至老不衰博習本朝典故而不治其瑣細有司之事嘗曰賢者當識其大者

嘉祐中嘗欲除張堯佐節度陳秀公作中丞與全臺上殿爭之仁宗初盛怒作色待之既進見迎謂之

曰豈欲論張堯佐不當授節度使耶節度使本麤官何用甚爭時唐質肅公作御史裏行最在衆人後越次而前曰節度使

太祖太宗總會作來恐非麤官上竦然而堯佐此命竟罷

范蜀公不信佛說大蘇公嘗與公論佛法其所以不信之說范公云鎮平生事非自所見者未嘗信蘇公曰公亦安能然哉設公有疾令鑿切脉鑿曰寒則服熱藥曰熱則餌寒藥公何嘗見脉而信之如此何獨

至於佛而必待見耶

○劉几字伯壽洛陽人自言唐文靜之後登進士高科後換武官數守邊號知兵某尉河南壽安時遇几時年已七十餘精神不衰體幹輕健猶劇飲無日不飲酒聽其論事有過人者余素聞其善養生又見其年老不衰因問諮之几挈余手曰我有術欲授子以是房中補導之術余應之曰方困小官家惟一婦何地施此遂不復授然見几飲酒每一飲酒輒一吸口雖醉不忘也曰此可以無齒疾哺後食少許物便已一

夕與余飲各大醉就寢五更余覺覺饑甚呼人作粥几亦起曰幸畱粥待我粥成几曰待我畱遣宿酒余起觀之見几以被自覆漸起兩足久之乃興進粥談笑至旦畧無少苦几最曉音數爲余言之余亦未嘗學鍾律不能盡記其說猶記其一說頗有理几言有士人陳昭素者頗以知音自許欲自言朝廷願定大樂几問其說昭素講之已備几謂之曰此不足恃也定樂之要在心通而耳曉今樂發黃鍾之鍾用銅若干今具以三若干銅火齊金汁無少異者鑄爲三黃

鍾舉而扣之爲三聲耶一聲也昭素曰金火雖均聲不能無變凡曰此須子心與耳知黃鍾而後可法不足恃也此語有理後數年凡遇余於陳凡病矣無幾何而卒凡有子婿陳令者佳士也頗知其婦翁之術曰暖外腎而已其法以兩手下而暖之默坐調息至千息兩腎融液如泥淪入腰間此術至妙凡有弟忱所言亦如此

右史張公凡三至黃詩文載諸郡志多矣及觀明道雜志其間紀黃事尤詳相刻板道院亦以補郡

志之闕慶元庚申三月旣望郡守東嘉陳升識

